



吳恩溥

目录

前言

聘牧记

东游奇遇记

圣诞之夢

强扭之瓜不甜

前言

属天的教会是荣耀的、圣洁的、没有瑕疵的；地上的教会却充满人意、败坏和黑暗。因此，今日教会内面有毒疮（提后二 17）、有狐狸（歌二 15）、有披着羊皮的豺狼（太七 15）、有卖主卖友的假门徒（提后三 4）。面对这些败坏的现象，有人不肯提，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；有人不敢提，认为明哲保身，少说为佳；有人不愿提，认为爱心应当凡事包容，等上帝自己去审判。就因此毒瘤越烂越大，小狐狸越毁坏越利害，驯至教会正气消沉，邪气嚣张，灯台失去见证，福音之光不能照耀。

我们认为教会应当保守圣洁荣耀的见证，毒瘤一定要开刀，狐狸豺狼一定要擒拿，黑暗一定要消除，主的名一定要被高举。本书针对今日教会若干弊病，予以针砭，盼能因此激发爱主同道，一同为真理扬声，则千夫所指，犯罪之辈能够因此敛迹悔改，教会成为发光的灯台。岂不快哉。

聘牧记

(一)

时间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

地点：北美洲巴别城大街六六六号撒狄教会。

与会者：聘牧委员会 -- 钱心良、罗花蛇、张大龙、朱美芭、孙志初。

钱：各位委员，本委员会负责聘请牧师，鄙人深感责任重大，经通知各位恳切祈祷，同心求上帝赐给我们最好人才，使教会兴旺，想各位个个热心爱主，必定响应祈祷。

罗：报告主席，本姑娘接到主席通告，便不住祈祷，公祈祷，私祈祷，日祈祷，夜祈祷，并且禁食祈祷。

朱：罗姑娘真热心，教会有你这人才，真是「三生有幸」。

孙：「禁食 ... 祈祷」，什么叫禁食祈祷？

罗：圣经教训我们要禁食祈祷，难道你不懂得么？

孙：我实在不懂，请道其详，好叫我晓得？

罗：蠢才！禁食祈祷，就是禁食祈祷，还用问吗？

孙：我就是不明白怎样禁法，请你教我。

罗：禁食 就是禁 食 。

钱（见罗窘状）：各位不要打岔？言归正题吧！

各位个个热心祈祷，上帝一定大大祝福我们，本会兴旺，指日可待。今日我们要讨论的，是聘请牧师的条件，请诸位发挥高见。

罗：我认为牧师应该有高深的资格，没有两 D，也要有一 D；当今时代，餐馆侍者，硕士博士成箩，如果牧师没有学位，我们教会都失面子。

孙：什么两 D 一 D，听得我满头雾水。

罗：两 D 者，神学博士 DD 也。

一 D 者，你没有听说别迦摩城的亚伦牧师么？因为教会提出学位问题，他没有学位，连忙向函授学校接洽买个 D.D.，需价二百元。他没有两百元，教会又不肯借给他，他东凑西拼只得一百元，他竟然异想天开，先寄一百元，并说明请先寄一个「D」来，候明年补寄百元，再把另一个「D」补来。

孙：你的意思是没有真博士，买个也可以？

罗：孙大哥，当今世界，真真假假，很难说。像我这个博士是真正读出来的，并且出自名校，这是超等博士。但像我这种博士并不多，外头什么「豆腐博士」，「水皮博士」多而又多。他们比我这个超等博士，更吃得开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不甚计较，就算买来的博士，识货的人并不多，总是有胜于无。

孙：你的意思，没有真博士，冒充的博士也可以。

钱：我很赞成罗小姐的意见。尽量找个 DD.，没有时才求其次，只要有个名堂就算。同时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未必肯听我们控制；资历有黑点，彼此心照，才肯向我们低头。

张：说得对。我想牧师还须通晓各种语言。以本城而论，有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、德语；以中文而论，有南方国语的台山话，北方国语的官话，还有广东话、台湾话、福建话，牧师要面面应付周到，必须样样话说得来，才样样事做得通。

朱：牧师年纪也重要，必须年富力强，才有力服务。我提议廿五到卅五，还须有驾驶汽车经验，教友有病可以带他看医生，百货公司大减价，可以带我们去溜溜，买廉价货。

孙：牧师须有口才，讲道才会感动人。

钱：对！我们要请有口才、有恩赐的牧师。倘若能像葛培理一样，那也差不多啊！哈！哈！哈！

朱：牧师家庭很重要，最好人口减少。牧师总是多子多女，不合时代。最好独子，无子更妙，减少教会负担。牧师太太需要神学毕业，肯服务，才能够跟牧师拍硬档。

（说到这里，有片刻的沉默，他们继续搔发细想）

钱：我想有一件十分重要，牧师必需是圣人。我们常常发脾气、说谎、牧师必须从来不发脾气、不说谎、温柔诚实，给我们顶撞，仍然满面春风，才配做我们的榜样。未知各位以为何如？嘻！嘻！嘻！

朱：钱医生说得对，我双手赞成。

罗：我认为执事是老板，牧师是我们付薪水，因此牧师是雇员，这一点关系必须弄清楚。

孙：「执事老板」，这句话要小心。从来做老板的，要掏荷包请伙伴。我们执事会又没有出钱请牧师，我听见有些教友，批评我们执事会只不过利用教友的奉献款作威作福，如果再说这话给人听见……。

罗：（抢着说）哼！你不懂，从来教会有二种人，一种出钱，一种出力，我们执事会出力不够么？本姑娘从来是出钱的，特此声明。

钱：还有别的条件没有？……如果没有，我们继续讨论待遇。

孙：提到待遇，有些问题我不明白，要请教各位。

钱：不要客气，有问题请尽量提出吧！

孙：牧师工作是不是每日八小时？

钱：不，是廿四小时服务；无论是早是晚，是日是夜，教友有需要，随时都可以找牧师，这是惯例。

孙：如果是廿四小时服务，那么照政府规定，最低工薪每小时二元，那么每日要四十八元，每月三十日计，岂不是要一千四百四十元？

罗：（抢着说）你发神经么？那个教会请牧师月薪一千四百四十元。

孙：不，我是照政府的规定算细数。我是生意人，对教会的事很陌生，所以才提出请教。

钱：初哥：你是初哥，慢慢就会晓得教会规矩的。本会聘请牧师，从来不照钟数计钱的。你情我愿，大家便成交。至于工作，却是廿四小时服务；比如做医生的，随时服务。有一点不同的，医生因为赚够了，病人电话响，可以推说医生外出；牧师不能说谎话，如有需要，不能搪塞。因为这是爱心的服务呀！

朱：我提议给牧师月薪四百元，一脚踢，什么都包埋晒。

张：现在通货膨胀，百物昂贵，四百元太少吧！

朱：不，前后左右，牧师的薪水差不多这数目呀！我们也不应破大家的例！

孙：牧师太太呢？她跟牧师拍硬档，最少也应该半薪补贴？

罗，不！牧师太太跟牧师同心服务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但从来不补贴的，「买一送一」，你是生意人，难道不晓得？

（哈！哈！哈！大家一片笑声）

孙：有没有房屋津贴？

朱：没有，我不是说一脚踢，包埋晒！

孙：有没有汽油补贴？

罗：志初哥，牧师坐车是他自己的事，他要方便，要舒服，才用汽车，汽油自己负责，这是十分公道的事。如果他嫌汽油贵，可以坐公共汽车。要省俭便走路。当初耶稣传道，那会坐汽车？连公共汽车都没有。耶稣走路走得疲倦，坐在井边休息；今日牧师应当学习耶稣的榜样。

孙：照你们所说，我们似乎太刻薄……。

罗：谁说我们刻薄？你有没有听说「穷传道」，自古以来，教会对待牧师总是如此。我们出价月薪四百，难道还嫌少。牧师终日无所事事，一礼拜只讲一堂道，不请牧师，我们可以自己包起来！

钱：罗小姐，火气不要太大，有话慢慢说；孙先生是初哥，初次参加聘牧委员会，许多事他不明白。现在让我跟初哥解释吧！

初哥！我们不管做什么，第一，必需明白神的旨意，千万不可违背神的旨意。第二，必需有爱心，工作才有价值。

先说神的旨意，耶稣呼召人跟从祂，需背十字架，忍受苦难。耶稣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可见神的旨意要传道人，个个吃苦、忍耐；你看耶稣讲道时，挨饿三天没饭吃；保罗讲道也是又饥又渴，不得睡；所以我们请牧师，必须明白神的旨意，倘若我们撒狄教会请的牧师，又有正薪，又有补贴；牧师收入多，生活舒服，我们就是违反神的旨意；这罪恶可够大，我们实在负担不起。

孙：原来牧师应该过穷苦的生活？

钱：对。这是神的旨意。

其次，我们要讲爱心，但爱心，有浅爱和深爱。何谓浅爱，比如今日聘牧师，给他够用的薪酬，粗看起来，我们对牧师有爱心；岂知牧师因工得值，他的工值得尽，将来到天堂，再得不到上帝的赏赐。我们爱之适足以害之，这爱是浅爱。

何谓深爱？今日聘牧师让他过苦日子，吃足苦头，将来到天堂，上帝有大报赏，那天上的福气，才是宝贝，非世界所能比。今日似乎是苦待牧师，其实正是恩待牧师。我常想那些传道人，在世受苦越大，天上福份越大。可惜我们爱心还不够大，否则应该尽量玉成牧师，月薪二百也就够了。牧师也许对我们不满意，等到有一日，荣归天家，我们一切的刻薄，不，不是刻薄乃是爱心，上帝都补足给他；那时牧师不知要怎样感激涕零，视我们为大恩人呢！

孙：钱医生，我想你对神学十分有研究，真是「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」

钱：过奖！过奖！这是本人研究的心得。有人说我太精灵，常常走火入魔。因此你说那是神学也可以，鬼学也可以；总之，我们做事要凭爱心，并且要爱得越深越紧要。

孙：原来教会的深爱是如此这般，本来我打算鼓励小儿三毛奉献读神学，现在听起来有点怕，实在不敢领受你们的深爱，将来传道传成个饿鬼上天堂，岂不可怜！

钱：初哥！你错了！我们眼光要放得大，看得远；奉献给主最荣耀，世界有什么福气可比较。镜花水月，转眼成空，只有将来天上的赏赐，才是无可比拟。你应该鼓励三毛献身，此福万万不可错过。

孙：钱医生，你说天上的福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不去得？只鼓励别人去得？

钱：你问得好！初哥！你不知我的心，我和太太真是盼望上帝用我们，我们日夜等待上帝打发天使来呼召我们，日等待、夜等待，等了几年，等毕业了，上帝还没有来呼召。我们再三考虑，想是俗骨不能成圣，上帝只许我们享受世界的虚浮福，不给天上的真福。怨只怨自己的福薄，还有什么话说。因此才没有献身。你知我不献身做传道，多么遗憾。

朱：钱医生最热心，真真是难得；讲爱心、谈神学，听得我五体投地，我们撒狄教会难得有你来带头，这才十足像个样。

钱：惭愧！惭愧！无非是各位错爱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牧师人选，请各位多多介绍。

孙：牧师人选，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恐怕不容易选到阿？

朱：孙先生，你缺少信心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一定超出所想所望。

钱：对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一点不必挂虑。

（望住罗）。罗小姐，你的计谋多多？不知葫芦里有什么仙丹？

罗：我完全同意钱医生的意见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一定水到渠成。

刚才我默默为牧师人选祈祷.....。

朱：你看，罗姑娘就是如此热心祈祷，我们撒狄教会有了罗姑娘这种人才，不拆掉.....。

孙：拆掉，有没有搞错呀！

朱：孙先生，你不要抢舌根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乃是说，不拆掉改建一座现代化的教堂才怪！

钱：请罗小姐继续说下去。

罗：我祈祷时，忽然心血来潮，不，是圣灵感动，使我想起最好人选来。

钱：哈！那太好了！罗小姐的祈祷，是通天的祈祷，一祈祷就心血来潮。请快点把人选介绍出来。不要卖关子，等得我急死咯！

罗：最好的人选，是天使。

众人：哗！天使？

罗：对。第一，天使满有上帝的智慧，地上什么博士都比不上他。二，天使通晓万人的方言，无话不通。第三，天使从天上来，讲道一定最属灵，听出耳油，人人爱听。第四，天使不食人间烟火，我们每月不用付生活费，真真做到马儿好，马儿不吃草的地步。第五，天使有翼能飞，来去自如，不用付汽油钱，也不必出巴士月票，渡船钱全部可省。第六，天使没有肉体的软弱，没有家庭的系累，可以廿四小时全心为教友服务。第七，天使永远年青，一副漂亮面孔，人见人爱，一面听讲，一面欣赏，耳朵吃属灵大餐，眼睛吃冰淇淋，真是难得。只此七端，已够最佳人选。

钱：难得罗小姐想出一位最佳人选来。

朱：不，是圣灵感动她的。

钱：各位赞成么？

（一片赞成声。）

孙：赞成。不过，要叫谁去接洽天使来？

张：初哥，不用怀疑，既然圣灵感动罗小姐，就全权请罗小姐去接洽。

钱：张先生的提议，各位赞成么？

（又是一片赞成声。）

钱：今日会议就此结束：下会等候罗小姐佳音。

孙：罗姑娘，「人细鬼大」，计谋多多，连上帝都要打主意。我总觉得信心不够。

罗：你这小信鬼，说我人细鬼大，这番非打你求饶不可.....。

（大家又是一片狂笑声。）

钱（祈祷）：感谢赞美主耶稣，你满有仁爱、恩典，我们虽然不好、虚伪、有口无心，你仍然爱我们，把教会交托给我们这班人。求主教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使教会在我们手中大大兴旺，我们荣耀，你也荣耀，乐何如之。阿们！

（二）

钱：各位委员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过三个月。今日麻烦各位抽出宝贵时间，一同讨论聘牧大事。鄙人先代表教会向各位致万分之谢意。关于前会委托罗小姐向上帝求派天使来本会担任牧职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罗小姐和我同心祈祷，七日七夜，废寝忘餐，求来求去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我们细想，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何况派天使来牧养教会，有百利

而无一弊，何故不理睬我们，真是百思不解。后来我们想通了，当本会通过求派天使来牧会时，前后左右个个教会都闻风效尤，都要学我们。如果上帝听我们祈祷，差派天使来牧会，那时岂不大批牧师失业，无会可收。怪不得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……。

孙：理由恐不尽然。前月我到士每拿城，跟那边的米该雅牧师谈及，他说我们教会太骄傲，前后迫走了四位牧师，人人皆知，还不悔改。现在想请天使，并不是有所爱于天使，不过是「我的马儿好，我的马儿不吃草」，想贪便宜而已。这样做是大大得罪上帝。我想他说得很有理由，我们动机不正……。

钱：对不起，前事不提，现在言归正传。

当我们祈祷不通时，我便分头拜托朋友，进行物色。这不是我擅权，而是想弄个头绪出来，免浪费各位宝贵时间。

朱：钱医生这样做最对，我们不会说你擅权，乃是感谢你热心。

钱：不敢！不敢！谢谢各位。

我们得到各处朋友介绍新牧师人选，计有六位，经过考虑甄选，觉得其中三位还算不错。现在请罗小姐逐位介绍，请大家研究研究。

罗：第一位叫彼得牧师。这人来头很大，曾经做过耶稣的学生，抛弃职业，专心传道。很得各教会的赞誉。曾出版过两本著作，《彼得前书》和《彼得后书》，想大家曾经读过。

朱：我听说这人打鱼出身，无甚学问。我曾听过他讲道，口讲指划，口沫横飞，倒是迫切动人。只是无学位，除非他去买个D.D.，否则便不合我们条件。还有，听说他太太出身乡下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如果要来领导我们这班智识份子的姊妹们，大家未必瞧得起她。

张：我听说他性子急，做事大刀阔斧，不顾一切，很容易跟人家冲突。我们教会需要的固然是「人才」，但更需要有「奴才」的气质，什么事都听我们指挥的牧师，才是现代的标准牧师。以前几位牧师跟我们合不来，都是不听我们管。拿我们的薪水，不听我们管，真是造反。因此以后我们要聘请的牧师，必需有「奴才」气质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

罗：张先生说得对。近来为着有人介绍这位彼得牧师，我特别找到他写的书，猛加研究，最使我反胃的，乃在那本前书第五章，他说做牧师的要牧养群羊，还要照管他们，并且说年幼的，要顺服年长的。他的理论，乃是牧师要管我们，我们要顺服牧师管。这还了得。这是二千年前的陈腐思想、封建意识。需知从前的人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知识闭塞，比较起来牧师比他们懂得多。牧师来管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大家自无话说。现在时势不同，以本教会而论，博士成箩，什么法学博士、哲学博士、医学博士、人文学博士、社会学博士、经济学博士、乌龙博士、水皮博士，样样齐备；对每一门的学问，都是学有专长，因此教会的事都应该由我们管，这才合理。这位彼得牧师，理论错误，证明他思想错误，认识错误，如果由他来担任牧师，纵然我们勉强顺服他，还不任由他把教会开倒车，开到二千年前的古老时代去。我不赞成聘请彼得牧师。

孙：听罗小姐所说，我心中着实不明白。教会的事，我所知甚少；前月到米该雅牧师那边去，听他很多解释，我才明白多些。米牧师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由神作主，不是人作主；用人意来决定，那是大错特错。还有，教会是属灵的，只有圣灵才渗透万事，如果用人智

聪明，很多时候是隔靴搔痒，搔不够痒处。圣灵的指导，早已写在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才不致偏差。今日教会所以荒凉，就是人离弃神，自己作主，神不祝福。这些话我越想越对。本教会的博士人才多，这是事实，但博士懂得的是属世的学问，如果由博士来出主意，他们对于属灵的事，一知半解，岂不把教会搞弯？

钱：孙先生所说的乃是书生之见。需知米牧师是有名的老固执、老古董。开口圣经，合口圣经。圣经他懂得多，但不合时代。因此他传了几十年道，大教会都不请他，一生困守小教会，就是如此这般。其实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讲理论时也要尽量提圣经；不多说圣经，给人家戴上新派的帽子，那就完了。可是口讲是一套，实际我们要讲现实、看环境，行得通才行，行不通千万不要执拗。圣经像一条鱼，鱼肉要吃下去，鱼骨就吐出去，不然便死都有份……。

孙：圣经也有鱼骨？

钱：圣经的鱼骨多得很哩；比方，今天的女孩子，大发热心，口唱为耶稣而活，然有介事；但看她们的服装，什么露胸装，什么露脐装，十分肉感。如果耶稣看了不头痛才怪。但她们却说是为耶稣而活，这才叫活用圣经。又如圣经说十一奉献。从前我月入百元，奉献十元，勉强还办得到。现在年入十万，要我奉献万元，对我而论，这是大鱼骨。圣经的教训是叫人成为「圣人」、「完全人」，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「圣人」我没有兴趣，我得救上天堂，于愿足矣。圣经讲很多道德、生活规律，与今日相差太远。我们读了，说了都可以，如果死守便太迷；像我们这样聪明人，就必须活用，择其可行者行之，不合时代、太陈旧者，当做历史研究研究便可以，不要太固执。

现在我们再言归正传吧！大家对聘请彼得牧师有何意见，请继续发表。

朱：我赞成罗小姐的意见，反对聘请彼得牧师为本会牧师。

钱：孙弟兄什么意见。

孙：我对彼得牧师认识太少，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。

钱：那么，就算是一致投「反对票」。请介绍第二位。

罗：第二位是保罗牧师。

保罗牧师从前在迦玛列哲学院主修哲学，学识渊博，荣获哲学博士。开始时对犹太教大发热心，以后在大马色城外蒙召，到亚拉伯旷野潜修三年，听说他会说方言，但不属灵恩派；他曾有梦游天堂的经历，但也不是极端的神秘主义者。他游行布道，十分热心，曾写下许多著作，为多人所敬重。我们区会特别推荐他。上列就是区会的介绍词。

孙：我不认识保罗牧师，但听区会这么好的介绍书，我提议聘请他。

钱：区会介绍书是一件事，合不合我们的条件是另一件事。我们经济自立，一切自己做得主，不必听区会的命令。现在我们展开讨论。

罗：接到区会介绍信，我就四方展开调查，看看这位保罗牧师合不合我们的条件。

先说好方面，保罗牧师有好几本神学著作，脍炙人口。听说安提阿大学特别赠送他神学博士学位。因此算起来他有二个博士学位，真才实学，对我们来说，请得到他，说起来都有荣耀。

从坏方面说，听说保罗牧师仪表太差，他眼睛一向不好，看东西十分吃力，似乎还有些斗鸡眼。走路时两条腿一长一短，有人说是先天性，有人说是幼时跌伤；还有人说，可能是脊骨痠都说不定。这还不要紧，听说他气貌不扬，说话粗俗，衣着随便。本来他有两个博士学位，一定谈吐儒雅才对，何以会粗俗。有人说，恐怕跟他的工作有关系，因为他每日热心传福音，街头巷尾，贩夫走卒，黄童白叟，都是他的对象；说话要说得他们明白，一定要用大众化的俚言俗语，久而久之，说起话来，一点书卷气都没有。他自己似乎也为自己申辩，说一定要用人人听得懂的大众语，不用高言大智；因此今天听他讲道说话，一点不像积学的博士，而像是来自乡间的乡下牧师。因为保罗牧师仪表太差，话语粗俗，如果我们请他作牧师，这班高级知识青年未必合胃口。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留意。

朱：我听说他现在年纪很大，还是单身汉。一个王老五，过惯独身生活，很容易心理变态，养成乖僻、倔傲的性情。如果我们教会请来一个王老五，许多事上不但不方便，我还担心不容易跟人合作。

张：我上周到推雅推喇城去，顺便探望那边教会，刚巧亚哈牧师出外，师母耶洗别在家，承蒙她接待。这位耶洗别师母，交际手段十分高明，全城闻名。她带领会友另有她一套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面面俱圆，个个满意，有人称她教会叫社交礼拜堂。礼拜日做礼拜，牧师讲道只有十分钟，开始时有些小噱头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，来礼拜堂听道，有如吃开心果。实际牧师讲道不过五分钟，个个赞他干净利落，特别青少年更加欢迎。讲完道后到副堂，举行舞会。老年人到地下室聚餐。来礼拜的人，个个高兴。因此该会人数能够维持，大家都赞耶洗别师母好工夫。耶洗别师母消息十分灵通，怎么知道有人介绍保罗牧师来本会。问起我来，哑口无言，因为我一无所知。

钱：对不起，我因为没有时间，未向各位先谈及。未知耶洗别师母有什么贴士没有？

张：耶师母对于保罗牧师，似乎印象不很好，听她语气，有批无赞。

她说这位保罗牧师又固执、又傲慢，不识做人之道，只是个死守字句的书呆子。他开始时跟总会很合拍。后来说他在大马色受灵感，又说他得圣灵启示，认为总会那班人信仰不对。总会一定要守摩西律法和诫命，其实这叫两全其美；新旧并蓄，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何必争执。但保罗牧师却咬文嚼字，攻击总会那班人是老顽固、律法派，辩论得多，积不相让。总会那班人是有政治后台的，利用官厅把他拘禁，还处心积虑，阴谋把他杀害；还好这边政府，信仰自由，载在宪法，并且保护人权，不容侵犯，缠讼数年，才获释放。因此双方种下仇恨，无法合作。照她看，总会固然有不对，认识真理有偏差；但保罗太固执也不应该。我们做牧师的，大家说「是」我们就说「是」，大家说「不是」我们也说「不是」。就算早上说「是」，晚间说「不是」，我们也无妨跟着朝三暮四，朝四暮三。好在是非非，并不因大家举手，黑就变白，白就变黑。一个人明乎此，他内心坦然，跟着人家尾巴转，省却许多麻烦。保罗的大师兄彼得长老，也跟保罗一样叫叫喊喊，愿为真理牺牲，等到总会派人调查，他大师兄立刻顺风转舵，只有保罗强硬到底（加拉太二章）。这个人就是如此，硬颈鬼。怪不得到处碰壁。我们在推雅推喇城从不跟人争辩，做人处事，样样都好，因此无论信徒非信徒，个个赞我们随和，我们的薪金年年增加，大家皆欢喜。

耶洗别师母口才真使得，一开口有如开水喉，说个不停。她大讲真理，她说真理是相对的。今以为是，以后未必以为是。我们谈话时，恰巧有几个少女，穿着袒臂露胸的摩登

衫走进，她说：这种衣着，如果在大陆，一定给人看为狐狸精，但在这里正合乎中庸。保罗牧师却攻击这种衣着不正当，头脑太陈旧，如何可以适应今日的潮流。又如中国人讲孝道，儿女应当奉养父母，否则被目为忤逆不孝。但在北美洲，谁家奉养父母？各人组织小家庭，父母无人理，这就证明了真理这东西，要适应客观环境才好。保罗牧师食古不化，他很有口才，也很有辩才，笔扫千军，无奈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；我的理说不过你的理，我可一概不理，你又奈我何哉？说来说去，今日这世代，要捞世界需要眉精眼企，也需要手段圆滑，做牧师也离不了这秘诀，站在讲台上可以头头是道，讲你的真理；走下台最紧要是随风转舵，唯唯诺诺；不然执事老板一变脸，一脚踢出门，上帝也爱莫能助呢！

耶洗别师母一开口就大篇理论，滔滔不绝。

钱：听你所说，耶洗别师母真是了不起、有眼光、有见识，称得起巾帼英雄。语云：踏破铁鞋无宽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耶洗别夫妇这等人才，正是我们撒狄教会所需要。我们早应向她们求才？

张：钱医生，你打错了算盘。耶洗别他们在撒雅撒拉城，商业繁盛，人口众多，城市大，教会也大。他们每月薪金听说一千上下，还有各项补贴，怎会跑来我们这山城，人口少，教会小，每月四百元一脚踢？从来只有山城的人跑去大城，那有大城的人跑来山城，除非那些无出息箩底橙，才困守山城，否则大家都蠢蠢要动，想走向大城求发达呢！

钱：张先生你错了，耶洗别夫妇是牧师，做牧师的一定不计较待遇和前途。我相信我们有迫切的心，他们若肯祈祷，上帝一定会感动他们前来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一定成功。

孙：哈！牧师也有不同。如果米该雅牧师，我知他是一位虔诚敬畏主，凡事以神旨为前提。若亚哈牧师和他太太耶洗别，他们是最有名的世俗化牧师，跟他们讲牺牲、讲祈祷、讲遵行神旨，等于跟他们开玩笑。

钱：既是如此，根据耶洗别师母所说的，保罗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也不易与人合作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恐难与我们合作，并且我也研究过保罗的写作，他的提摩太书骂别人是毒瘤，要哥林多教会把罪人赶出教会，交给撒但：这样牧师，一点爱心都没有，不瞒大家说，如果给保罗到我们教会来，在他眼中，恐怕我们连执事都做不成。

朱：我同意罗小姐的意见，既然仪表太差，又据张先生的转述，个性又顽强，钱医生的担忧并非过虑，我反对聘请保罗作我们的牧师。

钱：各位赞成么？..... 既然无异议，就此通过。

孙：如果连彼得、保罗，仍不合我们的要求，那么，我们聘请牧师，恐不容易。

钱：不！有信心凡事都能。再介绍第三位。

罗：第三位叫巴拿巴长老。他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家财万贯，曾卖了部份田产，捐入教会。他性格温和，从不与人为忤，你说什么便什么，认识他的人都赞他好好先生，他又热心传福音：他除专心传福音外，教会的事他很少理，皆由执事抓权。

朱：他又富有又乐意奉献，这样太好了。未知现在富不富？

罗：听说他田地万顷，富甲一方（在塞浦路斯原籍，算得是个大地主）。现在物业由儿女负责管理。因为他富有，做牧师不计较待遇，有几次在弱小教会任职，还自己掏腰包。做到完全不吃草的地步。

朱：那太好了，我提议本会聘请他。何况他性情温和，凡事不拘着。

钱：我觉得最好是他性情温和，教会事任由执事负责。这人真合今日潮流。

孙：他热心传福音，这点我觉得最重要。米该雅牧师特别提醒我，主来的日子已近，若不传福音，便有祸了。有一件事我们需要考虑，如果巴拿巴长老在任职期间，有感动要到外地或远地传福音，我们将否答应。

钱：答应，答应，我们最赞成向外传福音，难得有这么一位热心传福音的人才。不过为着公平起见，他出外传福音时期，应该薪水照扣。

孙：他出去传福音，我们截扣薪水，说起来太刻薄。他出去传福音，我们应该支持他，薪水照付，还要为他祈祷才合理。

钱：不，我们照事论事；好比工厂，今日上工，点钟二元照计，不上工不付钱，这是公平，牧师也是如此。他到外面，离开岗位，我们没有义务给他薪金。

张：钱医生说得对。因工论值，无工无值。

孙：那么，我们不是支持传福音，乃是拦阻传福音。

钱：初哥，你说错了，我们是万分支持传福音。巴长老要到那里去，我们全力支持，还要迫切为他祈祷。但薪水是另外一件事，不作工不吃饭这是圣经的明训嘛。

孙：那么，巴长老的家人也要吃饭。

钱：初哥，你信心太小了，上帝自然会负责，那里有一个忠心的神仆饿死的。你放心好了。

张：我赞成朱小姐的提议，聘请巴拿巴长老担任本会牧职。

钱：大家无异议，就通过。

罗，为着争取时间，我提议即席向介绍人通电话，表示我们的意见，请主席钱医生拨电话九三九四跟以弗所教会的约翰长老接洽。

钱：（离座）可以，劳烦大家少坐片时。

钱：（回来）不成。据约翰长老云，巴拿巴长老已于二个礼拜前答应非拉铁非教会之聘，下月即将赴任。

罗：聘请牧师真不容易，合了我们不合人家，合了人家又不合我们。

张：有人说，请牧师有如娶媳妇，高低真不容易。

孙：我认为如果有自知之明，也许容易些。拣东拣西，一百个条件，自己也应当拿面镜子看看尊容如何；癞痢头，狐狸尾巴，却要拣个天仙美人，当然不容易。「老鼠跌落天平」，如果自己称一称，我们本身条件如何，再来决定，就可以容易些。

钱：初哥，说这话未免消灭自己志气；本城除了地方小，交通不便，难得有发达前途外，以本教会而论，博士成箩，个个学富五车，经济方面教会虽然穷，但个人财富却不弱，只要那个牧师合我们心水，每月多付十元八块，大概也无问题。现在的问题，是如何找个合适人选？

罗：本姑娘有个意见，压在心头已久，不敢提出来。

现在既然无法解决，想是上帝给我机会，叫我发表。

朱：罗姑娘计谋多多，请快些说出来，不要卖关子。

孙：是不是天使请不成，要请天军？

罗：你这死人头，总是专门跟我作对？

钱：女孩儿家，火气不可太大，怪不得四十出头，仍找不到人家……。

罗：你也敢？

钱：不，大家说说笑，松松神经。请把你的妙计说出来，我们洗耳恭听。

罗：这几个月来，我想起为什么我们需要牧师，我们教会大批人才，个个能言善辩，倚马万言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讲？

张：这不能，牧师是需要专业训练的。

孙：不！刚才我不是转达米牧师的意见，我们只不过有属世的学问，对于属灵的事，一知半解，又怎可班门弄斧，贻误他人。

罗：你们就是这样食古不化。我们为着小心起见，不敢自己乱讲，我们可以购买许多属灵讲章，就如司布真、慕迪、斐尼、卫斯理约翰等，然后大家猛创，把它融会贯通，一定会成为一盘好杂碎，叫听众听出耳油。牧师也需要参考许多资料，难道我们读书本领赶不及牧师么？这么一来，讲道问题解决，会务由我们「民主专政」，我们实在无需乎牧师来阻手阻脚。

朱：对呀！一语惊醒梦中人、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从没有想到。你真伟大！

张：我担心无人敢负责讲道？

罗：这问题我早经考虑过？大把人才。古语云：「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」；人总喜欢教导人，自以为了不起。何况今日是一个广告时代，人人总想办法出风头。如果能够站在讲台上，不知多么威风。过去因为「牧师」压住，「圣职」顶住，大家虽然有意，也不敢问鼎，怕被人批评；现在没有牧师，我们鼓励大家出来「事奉」，顾虑没有了，谁不想来教会出头，你来他来大家来，我只怕将来要排长龙呢！

张：啊！那么到时因为是自己人，不必送车马费。每堂还可省下十元。

罗：这点我也考虑过，每堂我们可收廿元奉献费。

张：不！我们规定讲道每堂送十元，并非二十元。

罗：你没有听清楚，我乃是说每堂要收二十元奉献。这话何解？因为大家争着来讲道，我们就收他们每人二十元。美其名为奉献，其实就等于收广告费。电视广告每二分钟要收费一万五千元，我们一堂只收二十元，还是奉献给上帝。名词极其美丽，这点我想没有难处。届时不请牧师，每月不必付薪金，还有八十块钱的讲道奉献费收入。我这妙计，也可得个经济学博士呀。

孙：我总觉得不放心，牧师是圣职，我们这样做，明明是僭越，有如乌撒扶约柜，恐上帝不祝福。

罗：你只知片面，那是旧约;新约时代，信徒个个都是祭司，你还不懂。

孙：我自知懂得很少。但米牧师告诉我，新约时代信徒个个都是祭司，个个都有责任引领人到上帝面前，也有责任，为别人祈祷。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新约时代信徒个个都是先知。先知是神所拣选，代替上帝说话。上帝没有拣选的人，自告奋勇，恐怕成为大批冒牌先知。

钱：米牧师太固执，我们不必理他。我们北美洲是民主的，就是今日耶稣列席，最多也不过给他一个举手权。本席宣布，辩论总结，赞成由本会各人自己讲道的请举手。

个个赞成，为什么初哥不赞成。

孙：越过圣经教训的，我为着良心的缘故，我不赞成。

钱：多数通过。报告执事会，从此民主专政。哈利路亚！

朱：孙先生不要中米牧师的毒吧？

张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罗小姐真是难得！

孙：眼看教会全球化，我心十分痛苦呀！

（完）。。

东游奇遇记

(一)

石长老到金山，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初抵达时，因为跟天堂岛时差十六小时，这里是画，天堂岛刚好是黑夜；这里是夜，天堂岛刚好是白昼；晨昏颠倒，累得他白日昏昏欲睡，晚上却又精神奕奕。青年小伙子还容易适应，像他这六七十岁的老头，实在有些吃不消。

石长老离开上海到天堂岛，差不多三十年了。在上海本来拥有二家出入口行，一间工厂，情况很好。因看政治环境转变，幸亏他当机立断，带着现资到天堂岛，重起炉灶。也还好他过去在商场有信誉，慢慢跟旧日国外的客户建立起关系，这样才在天堂岛再创立了一家叫启明出入口公司。石长老有信用，经营生意稳扎稳打，这出入口公司业务也不住扩展。

这次因为小儿子结了婚，公司的业务交托给小儿子经营。大儿子石坚定，在金山作医生，大有收入，坚决要石长老夫妇退休来金山，藉娱晚景。石长老也想起一生辛劳，日无暇晷，难得小儿子能够克绍箕裘，那么到外面见识见识，轻松轻松，倒是人生乐事。至于是否定居金山，看定了再决定不迟。

石长老从机场出来时，看见他儿子石坚定，旁边站着的大媳妇李美芬，后面还站着几个人，虽然不认识，只见大家猛招手，照推测一定是坚定的朋友。石长老夫妇也跟着猛招手，欢乐之情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出闸时，大家把石长老夫妇围在核心，石太太最高兴的是看见两岁大的孙儿，忙从媳妇手中抱过来，亲了一亲。小孙儿也不怕生，用小手儿摸摸石太太的面庞，乐得石太太呵呵大笑起来。

这时石坚定介绍接机的朋友给他爸爸，这位中国教会的李牧师、李师母；这位是华人教会的陈牧师、陈师母；这位是华侨教会的张牧师、张师母。他们都听见石长老来金山，前来接机。还有这位是他同学，这位是他的朋友。石长老不住握手，不住致谢：「劳驾！劳驾！不敢当！不敢当！」

「石长老热心爱主，热心教会，我们早已闻名，欢迎石长老到我们教会增光增光！」李牧师首先开腔。」

「在天堂岛时，我也曾见过石长老一面，虽然隔别数年，但样子更年青，更福相，真是上帝特别祝福敬爱祂的人，难得这次来金山，今后请老前辈多给我们指导指导。」陈牧师接着说。

「很久以前，就听说石长老要来，我们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。本教会创立不久，一切还幼稚，希望石长老跟我们一同配搭，一同事奉，把我们带领带领。」说这话的是张牧师。

石长老十分谦虚地说：「有劳各位牧师，老朽实不敢当，改日自当拜候，跟各位学习学习，一同事奉。」

「欢迎！欢迎！」众牧师异口同声地说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石长老说：「人家说金山人情刻薄，一切只看金面不看佛面，可是今天看这几位牧师如此热情，天堂岛几曾见过，我想这里的教会一定是很兴旺的。」

坚定一面开车，一面说：「这里中国人教会的牧师对于移民来的信徒，是热情欢迎的，特别是有钱的会友，像爸爸这样又有钱又肯出钱的长老，他们更是不甘落后，志在必得的。你说他「热情」也好，说他「热钱」也可以。有一位牧师暗里对人说，多一只肥羊，可以多剪一些羊毛。又有一位牧师对人说，多钓一条鱼，鱼口里可以多得一块银子。」

石长老面有怫然之色：「坚定，我们说话要小心，千万不可得罪上帝。也许有些牧师存心不正，但牧师父母心，他为爱上帝爱教会，因而爱会友爱旅客，费心费力，我们应该赞扬他，不应该妄事推测。」

坚定知道他父亲一向最敬重牧师，也就不再说下去。

第三天，也就是石长老夫妇来金山第一个礼拜天。早餐时，石长老问坚定，今天我们到那里守礼拜。

坚定说：「今天早上，李牧师、张牧师、陈牧师，都有电话来，请爸爸妈妈到他们礼拜堂做礼拜。我对他们说，爸爸对时间还不能适应，精神不大好，今天不打算去。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」石长老说：「我一生虔守礼拜，除了大病卧床外，我总要守礼拜的。我精神虽然没有十足复原，可是比昨天好得多，今天一定要上礼拜堂的。」

「这点我知道，」坚定回答说：「我们只不去城里这几个中国人教会，我们可以到郊区的中国人教会的。谨守安息日，是爸爸最严格的信条，我自小就知道。不过今天到城里去，到李牧师教堂，不到陈牧师教堂；或者到陈牧师教堂，不到张牧师教堂；便会得此失彼，认为我们重此轻彼，因此索性都不去。我与美芬计划好，今天我们到离此五十哩路远另一个小镇的中国人教会做礼拜，做完礼拜便到一百哩远的清水湖公园烧烤。现在正是盛夏，大好天气，个个都要驱车到郊外玩赏，我们就到外边畅游一天。」

「到郊区教堂也可以，只是对这几位满有爱心的牧师，电召不至，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。」

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爸爸总没有办法分身一时到那几处教堂的。」坚定继续说：「这方面我与美芬计划好，待爸爸精神完全复原，我就以洗尘为名，请这几位牧师一同叙餐，同时对他们说明，爸爸初到贵境，将观察每个教会，藉资观摩，这样就不致开罪他们。」

石长老连连点头，可以，可以。」

停一停，石长老继续说：「坚定，你要记住爸爸的话，我们爱上帝，一定爱上帝的仆人；尊重上帝，一定尊重牧师。这几年来，听说一些留学青年，到外国读书，学会了造反。反道德、反传统、反教会，搞得一团糟。有些留学青年回去，满口爱主、满口属灵调子，可是骄傲得很，看不起老一辈，看不起牧师。甚且煽动一些青少年，专门在教会搞事。在天堂岛、在宝岛、在东南亚一些城市，叫很多人痛心疾首。我认为把外面的「造反」带进教会，这是魔鬼的策略。上帝的教会没有造反，只有「归回」；回到圣经里面，把错误的除去，照着上帝的吩咐建立教会，这才是基督徒正确的路线。」

「爸爸说得是，你住下去总可以看得多一些，明白多一些，这金元国真是『怪事年年有，不如今年来得多。』」

X X X X

金山的快速公路是世界闻名的。来往十二条行车线，平坦笔直，汽车风驰电掣，住惯天堂岛的石长老，真是看得有些心惊脉跳；不多时，坚定的汽车已经停在一间小礼拜堂旁边的停车场。教堂里面歌声嘹亮，说明他们已经来迟。停好车，他们赶紧进礼拜堂。这是石长老第一次参加金山的主日崇拜。他踏进大门口，向内一望，大约有一百多座位，做礼拜的疏疏落落，约摸三四十人左右。讲台上一站一坐，石长老猜想那坐的应该是牧师，站立的是主席。石长老他们因为来得迟，他跟着坚定进堂，坚定排着末后的座位坐下。石长老平时守礼拜，总要坐在前面，一方面是面对牧师，听道更清楚；一方面也是以身作则，希望大家坐在前面，把后面让给后来的人。可是今天来迟了，恐怕影响会众，只好坐在后面。虽然如此，只因石长老一行数众，会众还是转过来望着他们，这时那个做主席的，大声宣布：「今天难得数位嘉宾莅临，参加敝会主日崇拜，我们感觉十分荣幸，鄙人谨代表教会敬致欢迎。」

石长老听见，深觉愧疚难安。一方面他来迟了，自觉不够虔诚，内心已经惭愧；经他这一赞，更觉不安。他心想大家敬拜上帝，应该专心一意面向上帝，怎可在这时候欢迎嘉宾，干扰大家敬拜的情绪，这主席也未免太过份。

坐定以后，石长老打开秩序单，才晓得今天做主席的是马牧师，讲道的乃是陈医生。

陈医生约摸三四十岁左右，架着金丝眼镜，讲道乃是彼此相爱。读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末了到第五章。他讲信徒应当彼此相爱，才能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信徒要彼此饶恕，互相体谅；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还有什么仇恨死不掉。主耶稣要我们爱仇敌，打左脸连右脸给人家打；剥外衣连里衣都奉送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为主牺牲……真是讲得娓娓动听。虽然貌不动众，可是很有口才，讲得十分动人。石长老也连连点头。

「做完礼拜，马牧师和陈医生一个箭步前来。陈医生拉着石医生的手：「石大哥，今天什麼风把你吹来？」

石坚定说：「没有什么，带着家父母到湖边公园烧烤，顺途进来，想不到耳朵有福，可以一听黄绿牧师的训诲。」

陈医生转过来说：「原来是世伯父世伯母驾到，小侄不知道，没有到机场迎接，请世伯父世伯母宽恕。」

石长老说：「好说了！不敢劳驾！」

「世伯，我跟坚定哥同窗时，常常被他欺负，今天一见面，就叫我『黄绿牧师』，到现在仍然作风不改！请世伯主持公道。」陈医生用着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态度说。

「坚定从小就是这样，遍身棱角，什么事看不过眼，口里就说出来，不怕得罪人。你们多年同窗，见惯了总会原谅他。让老夫给你赔个不是。」

「那里！那里！我不过说说大家笑笑就是，世伯认真过来，小侄可担当不起。」陈医生转过头来，「我们只顾打牙交，忘记给马牧师介绍。」陈医生连忙给各人介绍。

马牧师听说这位是石医生，一副十足谦恭的样子：「久仰大名，请石医生多来本会增光增光。」

当马牧师知道石长老是天堂岛卫斯理大教堂的长老时，紧握石长老的手不放，「在天堂岛时早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有缘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请石长老以后多多指教。」

马牧师接着说：「本会礼拜以后，设有爱筵，只是饭粗茶薄，请石长老合府不弃嫌，大家交通交通。」

石长老说：「不敢叨扰，小儿已备好食品，准备湖边午点。马牧师主持爱筵，恐不方便，否则大家到湖边畅叙一番，也是我们荣幸。」

「那不要紧」，马牧师面有喜色地说：「爱筵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，我有机会向石长老领教领教，才要紧呵！」

「今天不方便，」石坚定插着说：第一，贵会有爱筵，大牧师责任所在，我们不敢劳驾。第二，今午我们只是家人一起团聚，闲话家常，不想邀请外人。马牧师、陈医生，请原谅。」

马牧师连忙转舵，「石医生快人快语，在这个弯曲黑暗的社会，真是不可多得，以后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学习。」

X X X X

北美洲之夏，十分美丽迷人。万卉争艳，千树成荫，每个公园莫不游人如鲫。湖边公园尤其景色宜人。石长老一家拣个湖边树荫下面，好好烧烤，躺在塑胶椅上，静看湖光水色，让清风一阵阵吹拂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。

「这风景太美丽了！世外桃源不外如此。」石长老说。

「上帝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，」坚定说：「可是城市里面，人欲横流，罪恶泛滥，尤其这几年来，变得更糟；如果不悔改，恐怕金山要成为火山，毁灭在迹呵？」

稍停一停，石长老说：「坚定，我看你样样都好，只有这火罐子的性情还没有变，容易得罪人，如果变得温柔，那就好了。」

「爸爸，这大概叫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』吧！」坚定笑着说，逗得妈妈和妻子都笑起来。

「人生在世，可忍则忍，多一个仇敌，不如多一个朋友；凡事退一步想，便觉海阔天空，不必那么受气。」

「不知怎么，我这个『嫉恶如仇』的性情一点都改不了，特别教会里面的伪善份子，我更恨入骨髓。有时我想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廿三章，一连七次责备法利赛人「假冒为善」，可能「假冒为善」的罪最严重，主耶稣才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一连七次的谴责。就如陈医生，跟我同窗，肚子里几条蛔虫我都清楚。他有两副面孔，却最喜欢讲道，并且最喜欢讲爱心，其实他最没有爱心，心眼儿又窄。他在追求太太时，有人取笑他「花心萝卜」，差点几乎打起架来。他不论到那个教会，就要争权争地位。他钻进这个教会，开始大家看他一副属灵面孔，以为他十分属灵，岂知不久便联群结党，向牧师造反。刚刚这位马牧师，不久才由他们从天堂岛请来，最近才按立，唯唯诺诺，专门向他们拍马屁，外面已经有人叫他马屁牧师。」

「坚定，不要说下去，免得得罪上帝。拍马屁是他的事。也许他远涉重洋，到这边地生人不熟，碰到这些当权份子，跋扈骄横，若不低首下心，给他们一脚踢去，前任牧师前车可鉴，他的唯唯诺诺，也许是情出无奈的。」

「爸爸说的可能是事实，可是一个做牧师的必须站稳真理立场，如果只懂得在长执的夹缝中讨生活，失去见证，做牧师又有什么意义？」

「你说的不错，可是今天教会里面问题多多。你不是牧师，牧师有许多苦衷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，我们不要遽下判断。我总觉得做牧师的，报酬少，生活清苦，困难重重，还要受那些长执们的气，却仍然站在他的岗位，忍辱负重，只这一点，已值得我们的尊敬。我们不应该再给他难堪，叫他们灰心丧志。」

「爸爸说得是，以后我要从积极方面着眼。」

「这样才对。」石长老稍为停一停，他问：「坚定，你刚才说陈医生是黄绿牧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阿！我们叫陈医生为黄绿牧师，并不是今天才开始，早就给他这号。你听过黄绿医生没有？」

「天堂岛有不少黄绿医生，我早知道，但黄绿牧师却还未听过。」

「爸爸！你知道医生一行，乃是专门技术，必须专门学习，还要临床实验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，要经过多方多次的严格考试，及格才能挂牌，真是十年寒窗苦。但那些黄绿医生，开口祖传秘方，闭口异人传授，秘制什么膏丹丸散，专医奇难百病。没有医学常识，只凭一些传授，便挂起招牌，以病人为试验。『药到病除』，华陀再世，三帖归天，是你行正衰运，各安天命。」

「牧师也是专门人才，必须上帝有召选，才能代天宣化，以后仍须经过神学的专门训练，合格了才可以登坛施教，教导人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可是现在这些人，既没有上帝的召选，也没有神学的严格训练，只凭着自己的聪明和热心，把主日学所听来的，牧师讲道时所撷拾来的，加上自己阅读属灵书刊所得来的，便凭自己的聪明和口才，站在讲台夸夸其谈，这些人与黄绿医生有什么分别？称他黄绿牧师岂不正恰合其份。」

「坚定你说的很有理，」石妈妈插嘴发表她的意见：「可是这几年来，我听过赵彼得、许雅各二位讲道，他们都不是牧师，讲起道来，比牧师更动人，大家赞他们大有恩赐，这话又作何解？」

「妈妈你说的我相信。这事很复杂，须要详细说明。第一，牧师必须有神的召选，这是基本原则。马丁路得说：『如果没有上帝的召选，你要逃避传道，如逃避地狱的火』。又有人说：『牧师是征兵，不是义勇军。』也是同样意思。圣职必须圣召，不容混乱。」

「其次，恩赐不是天才，这点要分清。天才是与生俱来，再经过自己努力磨炼出来的。一个革命家，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能够煽动群众，叫千百志士，赴汤蹈火，死而不辞。这是他的口才。恩赐是圣灵所直接赐予的，有人本来拙口笨舌，经过圣灵的恩膏，会滔滔雄辩；有人本来口舌木讷，经过灵洗后，虽然仍是钝口笨舌，可是说话却能够刺入人心，大有能力，这是恩赐的功效。总括而言，口才能够说服人、煽动人，功效只及于魂；

惟恩赐出于圣灵，乃能深入人的灵。分别就在这里。今日很多人不明这道理，听见一个人大有口才，就说他大有恩赐，这就产生错误。

「那麽，照你说来，平信徒是不应该讲道的？」石妈妈插嘴问。

「一个平信徒三种情形下，可以讲道。第一，传福音。将主耶稣救人的福音告诉人。第二，作见证。将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告诉人。第三，大家查考圣经，好像庇哩亚人，大家共同研究，发表心得（徒十七 11））。除了这三样以外，站讲台、传信息、这是先知的职份，平信徒不应该僭越。」

「可是今天有许多平信徒很喜欢站讲台，讲道教训人，这么说来是不应该的。」石长老说。

「今天信徒喜欢讲道，特别那些做医生的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最为喜欢。今天的人最喜欢出头，那些大本领的，搞政治、社会活动；这些小本领的、缩入来教会，站在讲台上，也可以满足自己的领袖欲、自大狂。这是今日许多人又要逃避牧师的职份，又要僭夺牧师职权的原因。」

「坚定，你说的虽然有理，恐怕有些过火。平信徒讲道总离不了以主道相劝勉，有百利而无一害阿！」石妈妈说。

「妈妈！一般而论你说的不错，但有时却闯出祸来。犹如黄绿医生，如果用些凉茶之类，也不见什么害；可是遇见急症，耽误了时间；或者自作聪明，用些剧剂，便失时误事。黄绿牧师也是如此，如果他照经文字面解释，也不见什么不对。可是许多时候他们要自逞聪明，便信口胡诌，就如上午陈医生讲爱心，拉到爱仇敌，打左脸连右脸都转过给他打，剥外衣连里衣都奉送，听起来头头是道。可是行得通么？你试打陈医生左脸，看他右脸是不是乖乖地转过来给你打；你试挖他口袋，看他是否连银行的存款都奉送。其实不但陈医生行不通，人人都行不通。真理之为物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不准便不是真理。那么主耶稣讲错么？不！主耶稣没有讲错，乃是黄绿牧师引错。原来主耶稣所讲的道，有「处常」，有「应变」。打左脸剥外衣，这是对当时犹太人而言，因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过着殖民地的亡国奴生活，在刀尖下，为着「应变」不能不如此。一个没有好好研究圣经的人，不明真理的底蕴，开口便错，我最反对黄绿牧师，原因便在这里。」

「坚定，听你现在说话，对于圣经道理好像很有研究？」石长老说。

「爸爸，」李美芬说：「坚定这三四年来，殷勤学道，不但参加圣经函授课程，还参加神学夜学班哩！」

「原来如此，」石长老十分高兴地说：「从前我鼓励他奉献作圣工，他不答应，现在自己志愿读神学，希望有一天给主使用，那时我不知怎样高兴！」

「爸爸，」坚定说：「读神学有二种人，一种人是作牧师，担任圣职的；这些我没有份，因我清楚上帝并没有召选我。第二种乃是寻求真理，造就自己，我就是后者这一种。我读神学课程，目的不在教人，乃在教自己，叫我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凡事讨上帝喜悦，我的目的如此而已。」

金山的夏天比天堂岛景色更明艳，气候更宜人。石老夫妇多年劳碌，难得卸下仔肩。此番来金山休憩，实不容易。坚定事亲至孝，每日下班便开着汽车，带着双亲到郊外兜风，欣赏锦绣河山。美芬的父母是北方人，因为避难徙居宝岛。美芬系出名门，素娴家教，是一位十分贤淑的女子。来金山留学，毕业后，在大学担任讲师，因为有了孩子，辞职在家，夫妻恩爱度日，真是羡煞神仙。她对石老夫妇十分孝顺，晨昏定省，嘘寒问暖。闲来无事，听石长老公婆畅谈往事，真是世事如棋，令人不胜感慨。

一日，正是下午申初时刻，他们正在闲话家常。忽听见门铃声。美芬说：「有客人来，待我去看是谁？」石长老想这时刻来客，不会找坚定，可能是找他的。石长老生长北方，一向注重礼节，看着自己穿的便衣，诚恐失礼客人，连忙跟入房间，打好领带。就听见美芬在房门口：「爸爸！有位王牧师找您。」

石长老：「请王牧师少坐片时，老夫就来。」

石老夫妇步入客厅，招呼「王牧师」。

来客连忙趋前，紧握石长老的手：「石长老、石伯母，两位老人家好！」

石长老：「原来是王志道牧师，几年不见，异地重逢，真是感谢主恩不尽。」

王志道说：「石长老，小侄还没有经过按立，不是牧师，请照旧叫我志道吧！」

这时宾主坐下。

李美芬端上茶来款客。

石长老给他们介绍，「这位是王志道牧师，跟我们多年知交。」

李美芬叫声：「王牧师。」

「这位是小娘李美芬。」

王志道称「石少奶。」

李美芬说：「王牧师不必客气，叫我美芬好了。」

他们坐定。王志道说：「石长老、石伯母，不要叫我牧师，给人听见，真羞煞人。」

石太太说：「你虽然还没有按立，迟早总会按立，称呼牧师那是无妨的。」

王志道说：「伯母，我们奉献读神学，作工，将来作牧师，原时意中事。可是牧师一定要经过按立，这是教会的法规。如果没有按立，便称呼牧师，正如一位小姐许配给人，还没有结婚，便自称太太，一样是不伦不类的。」

石长老石太太听见，不禁哄堂大笑。石长老说：「志道兄，妙人妙语，真是鞭辟入里，令人拍案叫绝。」

石太太说：「志道兄这样认真，令人佩服。可是照我所知，有的人并没有按立，便自称牧师。就如有一位姓赵的布道家，自作宣传，牧师长牧师短。大家也相信不疑，称呼他牧师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忽然举行立牧礼，大家这才知道他以前的牧师，原来是冒认的。志道兄青年人，做事如此认真，这总是传道人本色。」

王志道说，「牧师是圣职，不能粗制滥造。外国神学生毕业，就按立差遣；有些人经不起考验，以后离开传道岗位，有亏圣职，实在不好。中国教会对此事比较认真，先让他

传道几年，经过考验，觉得他不错，再由教会要求，才举行按立礼。就如我们卫理宗，神学毕业后，先作传道，还要经过推荐和考试，才按立他作副牧，再经过工作考验和考试，大会接纳了才按立他作正式牧师。这样就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毛病。

可是今天许多神学生，一出校门，担任传道工作，便迫不及待，连跳三级，自称牧师。去年我们有一位姓黄的同学，便闹出一个笑话。这黄同学初任传道，便自称牧师，他老婆也是我们同学，有名的田鸡婆，终日师母长，师母短。某日，我们有一位老同学李牧师，路过住在他家，只听见他太太在电话中，不住的牧师、师母，大叫一轮。这李同学禁不住笑问：『老黄，什么时候按立牧师，我还不知道；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，可以给你恭贺。』老黄听见，脸都红了，不敢作声。他太太却大发脾气说：『老李！老李！你实在欺人太甚。你不要以为有人按立你作牧师便那么神气，需知我们的老黄，虽然没有人按立，但他却是上帝自己立的。你们乃是人立的。』老李听见真是好人都给她激坏：啊！老黄是上帝自己立的，我们乃是人立的；好，以后如果老黄要按立牧师，我便第一个反对，你们是上帝立的，便不需要我们按立。』老黄听见知道碰钉子，以后如果他们不按立，如何做得牧师，连忙装着笑脸：『李大哥！不要生气。她是有名的田鸡婆，大家早都知道。请看小弟面上，把刚才的事忘记，以后仍要拜托拜托李大哥成全成全。』」

石长老石太太听见点点头，「志道兄，圣职不可滥，如果不是经过考验，便轻易按立。一旦那按立的不再担任牧师职，不但他自己要担罪，那按立他的人，也不能推卸轻忽的罪。今天许多神学生，好高自大，贪虚名，严格说来，难辞作伪罪名。」

王志道：「石长老，今天这世界，大家谈的是功利，注意的是现实；只要利之所在，什么属灵、什么仁义道德，不过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已。国与国如此，教会还不是一样。长老您来这边还不久，慢慢你会知道得更清楚。」

大家不免感叹一番。

且说王志道，出身穷学生，但自己努力奋励，读完大学，归信耶稣以后，十分热心追求真理，后来在一个奋兴会上，把自己奉献了，转入神学院受造就。毕业后在一个教会工作，因为感觉到自己学识不够，切心求深造，石长老知道了，给他帮助，远渡金山。神学毕业了，想回天堂岛去。只因原来的教会已经别人代替，别的工作一时找不到，十分焦急。他说我来金山，目的在深造以后，可以给天堂岛的教会提供更佳的服务；如果不回去，不但有违初衷，实有欺骗之嫌。他把苦衷告诉石长老。石长老劝他既然此间没有工作为你安排。而金山有工作需要，不妨在金山暂作服务，取得更多经验，以备随时回来，可以为教会效劳。王志道这才答应某处教会的工作。此番听见石长老来金山，特别远道前来叙旧。

他们从金山谈到天堂岛，从教会谈到国际，从个人谈到属灵光景。觉得教会日见冷淡，社会罪恶日趋猖狂，教会对社会渐渐失去作用，正如无味之盐，油尽之灯，不胜感慨万千。

他们正在畅叙离衷，石坚定下班回来，石长老给他们介绍。坚定说：「幸会！幸会！不久之前就耳闻王先生大名，知道阁下是教中正人君子，不随波逐流，私心至为钦佩。今日有缘见面，真是十分高兴。」

王志道说：「不敢！不敢！鄙人不过是初生之犊，初出茅庐，行事为人，只有照着真理的训诲，行心之所安。尚请石医生多多指教。」

X X X X

吃完晚饭，坚定开车，一千人到公园散步，玩赏园景。车到中途，只见一座教堂外面挂着「基青夏令会」五个大字，左联「往东南亚传福音」，右联「把最好的献给主」。石长老很高兴说：这是鼓励青年人往东南亚传福音的聚会。听说年来北美洲基督徒青年对于献身传道：最具热情。今晚我们要参加这大会，看看他们的光景。」

坚定说：「时候还早，我们到郊外公园兜一兜，回来参加不迟。」

X X X X

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要将一切献于神；

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，火才在这里显现。

这是十架道路，你愿否走这个？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？

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，你对神是否全贞？

慷慨激昂的歌声，从礼拜堂里冲出来，动人心弦。石长老等慢步踏进礼拜堂，只见礼拜堂并不大，聚会青年大概百多人，气氛倒是很热烈。他们拣后面座位坐下。

主席台上坐着四个人。唱完诗歌，主席站立起来，宣布今晚是本届夏令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聚会。基督青年要把一切交出来，奉献给主。奉献需要有实际的行动证明，只用口说不算数。我们不能躲在北美洲这象牙塔发热心，只为个人的前途，物质的享受，忘却了传福音的大使命。今天东南亚需要我们，我们要把一切放在祭坛上面，完全为主而活，作那最宝贵最有用的传福音工作。

主席请戴声功博士传信息。

跟着站起来的，三十开外，白哲面皮，眼戴金丝眼镜，一派学者风度。他先客套几句，然后从主耶稣嘱咐门徒到普天下传福音，讲到初期基督徒热心传福音，虽在迫害中，仍冒万难将福音向万人作见证。接着他讲保罗，视传福音为欠债，不传福音便有祸。再讲到今日在地狱有呼声，他们哭号着等待我们去救。最后讲到以斯帖记几句名言：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？」

戴博士很有口才，滔滔不绝，引经据典，讲到最后，手握着拳，十分激动地说：「弟兄们，神带领我们到北美洲，难道叫我们在这里图谋大事么？难道叫我们在这象牙宫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么？不是的！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，我们要回去，现在就回去。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我们的弟兄在那里？我们怎可见死不救……。」

戴博士声音有些嘶哑，眼睛有些湿润，在座青年人似乎受到了感染，有人轻轻叹息着，有人却在祷告，有人在低声哭泣。

戴博士打铁趁热，他大声喊着说：「弟兄们，你肯否为着骨肉之亲，走向东南亚？你肯否背上你的十字架，到东南亚传福音？……」这时在座举起手来的，大约有二三十人。戴博士似乎用力过多，他坐在椅上不住的喘息。

主席站起来，谢谢戴博士宝贵的信息。接着他介绍另一位讲员，姓华名扬多。华弟兄读的是生物学系，就快得博士学位，他要介绍东南亚的现况。

华弟兄预备不少图表，开始介绍东南亚，从台湾直到菲律宾；从香港、澳门到印支三国，泰国、星马、缅甸；再从人口密度，到文化程度、政治情况、思想、宗教、社会、经济.....。据说那里有很多土人，直到今日还没有裤子穿。有的人还茹毛饮血，过看原始人的生活。至于城市，少年罪犯问题、毒品问题、治安问题等等，情况十分严重。只有基督福音，才能解救他们。希望大家尽先不落后，救灵魂要紧。

主席给华弟兄一个谢谢。再介绍一位雷微予医生。雷医生热心东南亚传福音，三年前到东南亚，曾在香港、曼谷的医院服务，现在回来。主席请他将亲身的经历向大家报道。

雷医生用着充满情感的声调，述说他如何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接受福音的挑战，到东南亚去为主工作。在香港，人心如何耽于逸乐，寻求属世的欢娱，酒楼舞厅，夜夜笙歌。少年罪犯问题如何严重，吸毒问题连小学生都沾上，黑社会怎样无法无天，他怎样一面工作，一面传福音，取得极佳的成绩。随后到曼谷去，他一面做医生，一面到许多偏僻的地区去，那里的文化怎样落后，卫生条件怎样差劲，传染病怎样利害，死亡率怎样可怕。那些土著民族仍然穴居野处，拜鬼神、迷信、知识闭塞，在廿世纪的今日，还过着非人的生活。雷医生一面说，一面引出许多实例，使人听了真有人间何世的感觉。特别那些女孩子吓得舌撬不下。大家听得都有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」的心情。还读什么书，赶快救人要紧！

最后主席宣布，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更清楚了解东南亚布道的实况。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，让几位讲员答复。

这时有一位女孩子，大约廿余岁光景，站起来说：「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，我的兄弟姊妹还没有信主，他们在地狱中，我怎能安心读书，我要回去，我要拯救他们。」一面说，一面抽咽着哭泣。主席看见她太激动了，连忙吩咐她坐下。

接着一位戴黑边眼镜的男孩子问：戴博士，你的信息很叫我受感动，我愿奉献到东南亚去。不过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戴博士你去不去东南亚，我很想跟你一同去。」

「这个！这个！」戴声功有些支吾：「我很想去，很想去；不过我等候上帝的差遣，什么时候上帝叫我去，我甘心为主撇弃一切。只是直到今日，上帝还没有.....。」

另一位举起手来。主席示意他发言。

「雷医生，你遵行上帝的旨意到东南亚去，现在又回来，不知回来是不是也出于上帝的旨意？」

「唔，」雷医生有些愕然：「是的！我是十分清楚，清楚出于上帝的旨意。」

「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你？」那青年继续发问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欢迎，欢迎。」

「雷医生你到东南亚，是为着接受福音的挑战，这一点我钦佩之至。只是上帝的旨意要你到那边传福音，现在是不是传福音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你才奏凯荣归。可是根据你刚才所说，那边仍有千千万万人在黑暗中，你的福音任务并没有完成；在没有完成任务之

前，上帝又把你召回来。究竟你的回来出自上帝的旨意，还是你受不了苦……。」因为发言的弟兄话说得太尖锐，引起大家一阵呼声。

「不！」雷医生急促地说：「弟兄你不知道，上帝的旨意因人而异，别人也不能了解。上帝带我回来，乃因我个人的福音任务已经完毕；但那地方的福音任务并没有完毕，正等候更多人去接棒。」

「你的福音任务已经完毕？……」主席觉得场面有些不大好，十分机警地宣布：「今晚的会到此结束，请戴博士祈祷。」

X X X X

当大家走出会场时，各人带着不同的心情。有人沉默一语不发，觉得福音的任务太重要；有人认为那发问的弟兄真是岂有此理，被魔鬼利用来打搅会场，搅乱气氛「却也有人认为他们问得好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不应该人云亦云，应该面对事实。」

石长老随着青年们向停车场走去。只听见前面两个人在对话：。

「佐治，今晚的戏演得很精彩呀！」

「你说什么？不要乱说话，亵渎圣灵。」

「你给我压下这帽子，叫我如何承担得起。」

「今晚圣灵做工，很多人大受感动。差点我也把手举起来，我决志回东南亚传福音，救人要紧。」

「佐治，我不反对你回东南亚传福音去。可是我怕你将来也和这些人一样，得个讲字。」

「你这人真是狗嘴找不出象牙。」

「佐治，看清楚些吧！我跟老戴一同读书，看得多啦。当初他口口声声回东南亚去，何等热心。快要毕业，却四出托人找职业，一点回去的迹象都没有。一住数年，仍大言不惭，大嚷特嚷回东南亚。现在房子都买妥了，根都扎下，还在那里大叫大喊。别人说圣灵感动，他不说圣灵感动，却说等上帝来叫他去。我想也许圣灵感动他，感动得多，现在越不动了，不好意思才转一个话头，说等上帝来叫他去。」

「你这鬼东西，你来这里久了，知道得多，不像我去年刚到，什么都只认识皮毛。」

「对啦。那些大锣大鼓的基督徒，今天实在太多。」

「那麽，华扬多、电微予二位又如何？」

这时候，石长老已经钻进车厢，再听不到这两位陌生人的对话。

坚定说：「就快下雨了！」

「北美洲的天气，像青年人一样，变幻无常。」王志道搭腔说。

石长老举目细看，只见阴霾四合，风急云舞，不禁心有所感，喟然叹息着：「这正是黑暗掌权的日子……。」

(三)

瑞雪纷飘。飘，轻轻的飘，像柳絮一般，飘过屋脊，飘过树梢。越飘越紧，接着一团团，一片片的飘来，不够大半天，草地上、公路上、树梢屋顶，都盖上一层厚厚的雪，大地变成白茫茫的白银世界，多么悦目可爱。

石长老自到南方以来，已经多年没有看过雪景，这些美丽的雪景，唤回了他童年的记忆。想起抛雪球、堆雪人，好像昨天的光景，可是摸一摸半秃的头颅，不禁轻轻一叹：岁月催人老，逝者如斯，人生原是如此。

吃好晚饭，石长老全家团炉闲话。

「爸爸，」坚定说：「这几个月来，爸爸已参加过本城大小数十华人教会，不知爸爸有什么感受？」

「你爸参加聚会回来，一定写笔记，填数字，十分认真，我想他是大有心得的。」石妈接腔说。

「爸爸做事一向十分精细，这番一定有很多资料，可供观摩的。」

「心得就不敢说，」石长老说：「教会到处总是大同小异的。某种特殊的客观环境，总会造成某种特殊的现实问题。可是本质却是差不多。在上海如此，在天堂岛如此，在金山也差不了很多。」

「爸爸意思是不是说，人总是人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」坚定说。

「可以这么说，不过这边因为是世界的大都市，加以中国人新旧代沟太强烈，因此有些问题就比较国内尖锐了很多。」石长老说。

「这里有很多事，我实在看不顺眼，」石太太说：「比方说，第一天我们抵达时，那些牧师的争夺战，及今思之，犹有余悸。」

「你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，」石长老说：「他们实在也是对我们有爱心，我们如果从好方面着眼，便觉大得安慰。」

「妈妈，你知道的还不够多，」坚定说：「这边对于会友的争夺战，未免令人惊心。比方，有一个人来礼拜堂听道，连什么叫耶稣，什么叫悔改，还听不明白，做牧师的便连骗带哄，抢先给施洗。这样便不担心给人家抢走。」

「还有一件我觉得很不安心，」美芬也插嘴说：「我们从小，对于圣餐是看得十分严肃的。没有受洗，不得领圣餐。想不到有些牧师在主领圣餐时，竟然宣布凡自己觉得得救的，便可领餐。有些人连什么叫得救，一点都不知道，只看见左边领餐，右边领餐，他不落后，也跟人领餐。把神圣当作凡俗，我很觉得难过。上礼拜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太太，领完圣餐，还对旁边的人说，这里的葡萄汁是糖水的，没有 XX 教会的纯汁好喝。真是叫人生气。」

「我想这是西方教会，受了西方社会的影。」石长老说：「我们东方人讲礼让，讲道德；还未讲利，要先讲义，义利之分十分清楚。这边讲利益、讲效率，利之所在，便不择手段，只要达到目的，什么都不管。做牧师的，受了西方社会风气的影响，在办理教会时，一味注重数字；因此只要拉得进来，便降格以求，什么圣经真理都搬在一边，这也是

今日西方教会渐渐世俗化的原因。可是大家因为被西方社会风气所熏染，也就腐化得不知不觉。」

「爸爸说得有理。因此有时候我这么想，东方神学生来这里深造，读完书不回去也好，因为与其把西方若干坏风气带回去，把东方教会优美诚朴的素质破坏掉，恐怕得不偿失。」

「不过西方教会也有若干令人兴奋感动之处，」石长老说：「就如我十分佩服陆牧师，每礼拜日一早就起身，八点多钟就开车出去接主日学生回教堂；主日学结束，连忙把学生送回去，载会友来做礼拜。做完礼拜，便招待会友进入副堂，吃午餐。这些午餐还是陆牧师前一日自己到市场买回来，礼拜六晚跟陆师母两个人煎煎炒炒，忙到三更十二点多才完工。大家吃完午餐，彼此交通倾谈，上自航天员登陆月球，下至市场的物价行情，兴尽才散，陆牧师还要把他们挨户送返。如此服务，天堂岛那曾有过？」

说到这里？忽然电话铃响，坚定离座接听。李美芬接着：「爸爸说的很对，不过也不是全的如此。照我们所知，做礼拜需要车接，做完礼拜大家聚餐，已经是越来越普遍。从好一方面说，有车阶级帮助无车阶级，特别是星期日，有些巴士路线停止服务，那种帮助更是需要。可是起初举办汽车载人，未必是全心为着服务，而是为着争取会友；现在别的教会看见，争相效尤，目的何在，大家也心知肚明。吃午饭也是如此，大家有吃有喝，有说有笑，感情就把他们粘下来，别人要抢也抢不走。陆牧师这个教会，起初人数并不多，幸亏他们夫妇这么合力拼命，现在差不多满了。倘若他能够进一步注意属灵的栽培，那就好了。」

坚定听好电话，他说刚才是冯牧师来的电话，他在隔壁朱长老家探访，顺便来探望我们。

石坚定开门，带着冯牧师走进厅来。石长老等连忙站起欢迎，大家紧握着手，十分亲热。

冯牧师大概四十来岁，圆胖胖的脸，满面笑容。据说这种脸叫做「牧师脸」，最会逗人好感。他不住地说：「石长老，您老人家好，我因为教会工作忙，不能常常来拜候您老人家，真是亏欠。」

「说那里话，冯牧师教会工作忙，真是不敢劳驾。」石长老说。

「石太太您好！上帝祝福您福体康宁。」

「感谢上帝，贱躯粗安，多谢牧师关怀。」

他们坐定后，坚定说：「冯牧师，外面大雪，你还冒雪出来探访，真是难得啦！」

「石医生，逢真人不说假话，到府上只是顺便。今晚到朱长老府上是有得饮。」

「有什么喜事？」

「感恩礼拜。」

「感恩？」

「让我静静告诉你，不要给屋角的麻雀听见。你知道朱长老的大千金，打从上海申请出来，拖延了五六年，一年前才出来香港，经过朱长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半年前来到金

山。一家团圆，十分高兴。想不到朱大小姐红鸾星动，跟一个姓苟的青年人，情投意合，上星期结婚。今晚补行感恩礼拜。朱长老请我来主持这个感恩礼拜。」

「能够从上海申请出来，来了又找到如意郎君，实在高兴。昨天还遇见朱长老，他一句都没有说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有给他们送一点礼。」石长老抱歉地说。

「石长老，朱大小姐的喜事，朱家是不给人家知道的。」

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找到乘龙快婿，大家邻居，应该同乐才对。」石太太说。

「石长老、石太太，他们实在是难言之隐。听说这位朱大小姐在上海早已结了婚，已有一双儿女。这次来金山，原是约定以后要申请丈夫儿女出来。只是后来听说丈夫儿女成为人质，申请不容易，因此才转了心，另找出路。听说这男的比她小了十几岁，跳船入境，没有居留纸，因此彼此利用，这种婚姻究竟是各有目的的。」

「那麽，朱大小姐是重婚，你怎么可以跟她主持感恩礼拜？」石坚定说。

「石医生，重婚是朱家的事，他们欺骗政府拿了结婚许可证，我只好装聋作哑，当作不知。至于感恩礼拜，他们有心，想上帝也不会见怪？」

「冯牧师，你明知他们重婚，还会主持感恩礼拜，究竟感恩的话如何说出口来？」石坚定再说。

「我们如果没有几度散手，如何做得牧师？去年有一个青年人，完全嬉皮士模样，留了一撮山羊须，找我给他做个感恩祷告。真是叫人啼笑皆非。我问他留胡子便吧，为什么要我为他祷告。他说圣经不是说凡事谢恩么？我惟怕自己感恩不够，因此请牧师帮我谢恩，难道有什么不对？因此也只好随机应变，给他胡诌几句就是。」冯牧师说得表情十足，引起石长老合家哄堂不已。

「总之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你这种作为，不无一些跟上帝开玩笑的成份在？」石坚定不高兴说。

「石医生，我们祷告，在各种不同场合下面，归纳起来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。第一种，说给上帝听，正正经经，一点不敢儿戏。第二种，说给人听，讨人高兴。就如有些信徒要我们为他不信的父母主持丧礼，我们明知他魂下地狱，但在主持丧礼时，那里可以说实话，只好一派好话，说感谢上帝的慈爱，叫他魂归天国。明知是胡言乱语，但要讨活人喜欢，不得不尔。这是今天职业牧师的苦闷。」

「冯牧师，照我所知，朱长老并不属于你的教会，他怎会请你主持感恩礼拜？」

「石医生说得对，朱长老是余保罗牧师的会友。他先请余牧师主持感恩礼拜，余牧师知道底细，他拒绝了；他说他不愿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气得朱长老碌须，他才来找我。他骂余牧师太固执，他赞我为人随和，特别对有钱的长老谦卑，他答应以后要来我会帮忙。这消息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石医生，当今之世，做牧师实在不容易，很多时候处境有如放在核桃夹里边一样，只有紧记「内方外圆」的原则，尽量的圆，否则包你撞晒大板。」

「冯牧师，你很有办法，怪不得外间称你社交牧师。」

「石医生，如果没有办法，早就执包袱了。你知道我的教会三份二是留学生，北美洲最难搞就是这群学生，他们像一匹野马，控制得住，帮你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；控制不住给它摔下马，死都有份。」

石长老听见冯牧师教会很多学生，大感兴趣：「冯牧师，我听说北美洲的青年学生最热心，你们教会大部份青年学生，足证阁下领导有方的。」

「石长老，过奖，过奖，愧不敢当。一般来说，青年人有活力、有冲劲，只要他们肯，什么都会做得有声有色。何况这些留学生，都是聪明种子，才能够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北美洲留学。他们能读、能写、能讲、能唱、能跳。如果需要钱，只要到餐馆来个『三民主义』，『五权宪法』，每月也可以挣来一千八百，因为得来不难，因此要出钱也可以不落人后。就因此留学生在某些教会中常常可以表现得十分热心。」

「那麽，你刚才说难搞，又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「咳！说来不简单。聪明人天生自高自大，眼高于顶。这些留学生因为太聪明、太能干，能够尊重长辈，实在不多。他们读了几本属灵书，便以为属灵之道尽于斯矣。谈起信仰可能牙擦擦，口沫横飞；但信仰只是一方面，还有生活另一方面；道理是一方面，属灵的实际是另一方面。他们只懂一方面，正如「未翻之饼」，尽量钻道理的牛角尖，可是没有实践，没有经历，半生不熟，要把他们带领，实不容易。」

「还有，这些留学生大多来自香港、台湾，未出国前，大都只是中学生，平常参加的只是学生团契、青年团契，对于教会完全是门外汉。团契一般皆由契友自己活动，牧师不过是顾问。有些牧师从来不过问，让他们自己活动。他们因为自己活动惯了，以为教会也是如此；现在参加教会，也要照碗煮办，自己抓权，把牧师当作昔日团契的顾问一般，什么事都由自己决定。牧师说的，合则听；不合的，「死鸡撑饭盖」，硬顶到底。」

「加以近年来，北美洲青年大造反，学生暴动，火烧校园，火烧图书馆。风气所及，这些青年人也气焰十足，来教会搞事。听说有些留学生回到东方去，一样煽动青年造反，反牧师、反长老、反传统，不知究竟真相如何？」

石长老说：「听是听过。青年人不满现实，这要反，那要反，如果他们能够根据圣经真理，把一切不对的事，提出大家共同革新，我认为倒是不错。如果只凭血气之勇，世俗的影响，那就不好。未知冯牧师对贵会这群学生，如何领导，可告一二否？」

冯牧师说：「说来惭愧，不过对石长老老前辈也不必隐瞒，我应付这些青年人用的是八字诀，『顺风转舵，随机应变』。什么事青年人说对，明知其不对，也不出声；青年人说不是，其实是是，也只好跟着说不是。避免跟他们意见冲突，随时向他们靠拢。举一个例，昨日我在办事处，有二个青年人，他们争辩得面红耳赤来找我解决。这二个青年人是著名的包顶头。他们一踏入，我便感觉不妙，立刻提高警惕。原来他们是辩论当初上帝创造时，是先造母鸡，还是先造鸡卵？一个说是先造母鸡，以后生卵，卵再孵鸡，如此生生不息。一个说没有卵那里来的鸡？上帝先造鸡卵，卵孵出鸡，鸡再生卵，如此循环不止。我一想，不论说谁对谁不对，一定得此失彼。我绝不可以开罪任何一方，我只好一面盛赞他们想出了这么个问题，太聪明了，逗他们欢喜；一面表示歉意，应该让我十天八天的时间思索。就这样才把他们打发走了。不要得罪人，不要轻易表示意见，学习唯唯诺诺，才可以撑得万年船。」

「还有北美洲是一个民权极度发达的地方，一言不合，总统也要赶走。因此造成极端的个人主义，就因此个个要作主，个个要出头。我就小心看，那一个声音特别大，活动力特别强，有领袖欲的人，就封官赐爵，美其名叫大家一同事奉，这个担任主日学部长，那

个担任青年部长，这个作执事，那个叫长老，把这些人笼络成为核心份子，才能够把局面安定下来。」

「冯牧师说今天的人喜欢出头，这话倒是真的。」石长老点点头说：「比方以前的人还容易服从领导，尊奉牧师是上帝的仆人，尊重圣品人在教会的神圣地位，大家同心合力，以兴旺福音为唯一目标；现在就不同了，特别这几年来更加得人惊。」

「石长老，听你说来，大概东方教会也受到这风气的影响吧？」冯牧师问。

「有的地方听说很受影响，我们教会好在应付得好，还没有什么大难处。」

「这些难处是本地自发的，还是留学生带回去的？」

「让我提一提。敝教会留学生不少，但比较突出的有三位。一位叫黄志白，听说在这边很热心，可是回去了连教会都不去。牧师探他几次都找不到。以后他在电话对牧师说，他太忙。如果没有先期约好，请不要到他家，这是西方规矩，希望牧师懂得这礼貌。这话把牧师吓坏了。」

「第二位叫钱时杰，听说也是这边的热心份子，回去后到教会一二次，以后也不去；他对人家说，我们那边的团契多热心，多有兴趣，到这边教会没有味道。以后也就不再来了。」

「第三位叫侯作熊，他回去后做了一二次礼拜，以后不来了；他对人说我们教会没有灵气，只是一派传统，叫人得不到造就；他便自己在家中兴起炉灶，开家庭聚会。他是留学博士，先声夺人，东拉西扯，青年人便跟他去。我们的牧师想想，不能这样下去，便请他主日来讲道，再请他来教会主领一个查经班；他高兴了，以后不但常来聚会，还赞我们教会大有复与气象；我走的时候，牧师提议要封立他作传道部长。」

「冯牧师，你说今日青年人喜欢作头，这一点倒是事实。其实，教会需要青年人，需要一些后起之秀，接受训练，将来可以承担大事。我们总以为「青年是明日的主人翁」，但青年人总以为他们是「今日」的主人翁，也有一些人故意哗众取宠，也说「青年是今日的主人翁」，来讨好青年人；造成青年人更加嚣张跋扈；我倒担心这是今日教会的隐忧。」

石坚定接着说：「教会要让青年人学习事奉。有些教会只让几位老长老、理事，牢牢把持，没有新血，这是一种自杀，实在要不得。可是青年人对于属灵的事，一知半解，便想推翻一切，自己抓权，也是不对。试想作军官的，要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和严酷考验，还要有实际的作战经验，才能带兵。又如驾驶汽车，虽然十分简单，也需要学习、考试，懂得法例，懂得实际技术，才发给驾驶执照。神的教会不是普通社团，乃是一个属灵团体，绝不能以属世的聪明，属人的方法，可以随便抓权。今天北美洲个人主义太猖獗，这浪潮侵入教会，教会的情况有如士师记最末一句：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』今日的教会不尊重权柄，各人任意而行，这种混乱将会造成教会的沉沦。」

「石长老、石医生，你们两位所说的，正是切中时弊。我有时深夜细想，觉得教会前途一片黯淡，越来越世俗化、社团化，内心实在有说不出的苦闷。」冯牧师苦丧着脸说。

「以事论事，我觉得今日教会落到这样地步，你们做牧师的要负很大责任呀！」石坚定说。

「石医生，我们做牧师的，实在也有难言之隐。比方有的牧师，多方夤缘才来到北美洲，因为入境不易，不能不小心这饭碗；有的牧师，在这边神学，毕业多年，一旦找到职位，因为得来不易，也不能不小心这职位，因此虽不能说什么『奴颜婢膝，谄媚笑』来博当局的好感，最少也要望形察色，顺风转舵，捧拍吸吹，讨好四方，实在是时势造成。」

「这是你们的职业思想不对。」石坚定说。

「不要一味苛责我们，实在是教友不好，有以使然。」冯牧师说。

「不是牧师不好，不是教友不好，都是老魔鬼不好。」石长老打圆场说。

圣诞之梦

小明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回到自己房间，壁上时辰钟正指着清晨三点正。他把外衣宽下，叹下一口气：「圣诞前夕，还做得金睛火眼。圣诞对我们穷人，有什么好处，还不是给有钱人家多添一个狂欢节日？」说着钻进被窝，抱头便睡。

朦胧间，猛听有人敲门，小明虽然不高兴，也只好起身开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位老人家，童颜鹤发，五绺长须，满面慈祥。正在惊讶间，那老人家自我介绍：「我叫基路叔，是天使长基路伯的弟弟。刚才你怨懑的声音，恰好我哥哥路过听见，特地派我找你，要给你个快乐圣诞。现在，给你三个『祝愿』，你求什么，就给你什么。」

小明睁大着眼睛：你是天使基路叔，要给我三个祝愿，这话是真的么？」

「那太好了，」小明接着说：「我出身穷苦人家，自幼穷惯苦惯，自己穷苦倒不觉得什麼，只是看见人家穷苦，便流着同情泪。心中暗想，一天发达，一定要做圣诞老人，趁着圣诞，给千万穷苦孩子，带来千万礼品，千万同情。基路叔叔，你能够帮我做圣诞老人么？」

「好孩子，」基路叔不住点头说：「你宅心慈善，忘我为人，确是难得。只是圣诞老人一向是尼古拉伯伯扮演，千余年来没有停过，如果你不计较名份，我可以带你做他帮手。尼古拉实在也太老了，需要一位年青人帮他分送礼品，不知你愿意帮他么？」

「我愿意。我不为名，不为利，能够帮圣诞老人做点好事，我已心满意足了！」

「时间已经急迫，现在就要动身。」基路叔吩咐小明闭着眼睛，他们坐着火箭，风驰电掣，不够一盏茶时间，已经来到北极地方。

「嗨！尼古拉，你好！」

「哎！原来是基路叔，你来得正好。近来我心绪不宁，很想找你聊聊。」

「礼物准备妥当了么？就快出发了么？」

「提到礼物，我便头痛。从来我们送给孩子的总是糖果、玩具，让他们节日高兴。想不到今年收到许多孩子的信，他们要飞机、大炮、战车、战舰。若不给他，他们不满意，还不是不高兴；若要给他，传开出去，说我圣诞老人分送战争武器，播散战争思想，真是使我作难。」

「尼古拉，好人难做，自古已然。今早赶着来找你，乃为带着这小伙子小明来帮你分送礼物。你年纪毕竟太大，骨头也太硬，要从烟囱爬上爬下也太吃力，让青年人来帮帮你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这几天来我老觉得腰骨有些不自在。小明，你来得正好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我这工作是没有工钱的。现在就出发。」

「小明，」基路叔附耳对小明说：「如有紧急，大叫基路叔救我，我就会赶来救你。」

且说圣诞老人带着小明，驾着鹿车，向南直跑。四只梅花鹿脚不沾尘，如飞而去；不多时来到一座城，城门口堆着沙包，站着十多位身穿制服的丘八，灯光半明半灭，很觉阴

森。沙包前面拦着铁马，鹿车戛然停止，只见为首的士兵，喝问来人何名，有没有通行证？

「没有，」尼古拉说：「我叫尼古拉，人人称我圣诞老人，千五百年来我总在圣诞前夕，来此分送圣诞礼物，让孩子们过个快乐圣诞。」

「圣诞，鬼话，我们这里再不要这迷信的一套 你们没有通行证便来闯关？」他回过头来，吩咐两个士兵，「带这老头一千人等，前往见司法同志。」

转过几个街角，来到一座大厅堂，两个士兵通过门口卫兵进到里面去。少顷，听见里面吩咐把尼古拉一千人等带进问话。

尼古拉进内瞥见厅上一行长几，上面坐着三位同志，穿着戎服，铁青面孔，下端坐着一位文书，负责记录。中间那位问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此目的何在？从实供来，不准半点虚伪。」

「法官，」尼古拉看见情形严重，但仍保持镇定，「我叫尼古拉，一千五百年来，总是此日此时，带着圣诞礼物，来此分送儿童，与他们同度快乐圣诞，你们可以向居民查询，便可证明。」

「尼哥拉你知道你的罪案严重么？」

「法官，我不知道，难道分赠礼物也有罪？」

「我们的政府是绝对无神主义者？你却一千五百年久，一贯的散布迷信，迷惑人心，顽固地与我们为敌，证明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，人民政权的公敌。其罪一也。」

「你用些小恩小惠，分送礼物，来收买人心，蓄意分离，动摇我们革命阵线。其罪二也。」

「你们利用宗教，跟封建统治勾结，来奴役人民。失败后仍不甘心，现在仍利用圣诞，乔装圣诞老人，带着战争玩具，来进行变天思想，你是帝国主义派来潜伏的大特务，其罪三也。」

「法官，我来这边分送礼物，几个钟头便回去，年年如此，从没有潜伏情事。」

「不准狡辩！对付你们这些顽固犯罪份子，一定要送去劳动改造，等思想搞通，鬼变成人，才让你们回来。」

坐在左边一位同志开腔：「尼古拉，你每次分赠的礼物，值多少钱？」

「大约两千块。」

「有没有课税？有没有税单？」

「没有，礼物从来不必课税的。」

「胡说，你欺着人民宽大，一千五百年来干的走私漏税勾当。根据我国去年十一月颁布关税条例，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条规定，一切非日用必需品入口，税率为百分之一百。物值二千元，税额应为二千元。一千五百年复利计算；加上一千五百年每年一宗，合计一千五百宗，累积计算，为示人民政府宽大，连税带罚应为二十亿元。」

「法官！礼物从不课税，就算贵国去年颁行新例，也应从去年起算才公平。」

「你这老东西思想还没有搞通。我国的关税法是诉追的。若不诉追，任由你们走私漏税，逍遥法外，岂不给你们太便宜。」

这时坐在右首的同志续问：「尼古拉同志，你每年购买礼物的款项从哪里来？」

「法官同志，那是我自己的资产，慳食俭用，积蓄下的来。」

「胡说，那完全是国家资产。你长期盗用国家资产，进行迷信活动，也罚你二十亿元。」

「同志，如果是国家资产，那是我们的国家资产，并不是你们的国家资产呀！」

「胡说，你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家亲么？你的国家资产也是我们国家资产，你是无产阶级的敌人，国家没有你的份，你要把国家资产吐还我们，一点不容你狡猾吞下。」

尼古拉闻言，气得碌须。这时下端的书记站立起来，「尼古拉，听我宣判：尼古拉潜入我国，进行特务活动，应进行劳动改造五十年。一贯走私漏私，应罚税款二十亿元，限三十日缴清。长期盗取国家资产，分化人民，应追回款项二十亿元，限三十日内缴清……」。

尼古拉全身发抖，向后就倒，吓得小明手足无措，抱着尼古拉发呆，只见尼古拉双目发直，口角流沫，那中间的同志，拍桌骂道：「你这老顽固，想装死来吓人么？死人我们可看得多。」

坐在下端那书记说：「还是快些找医生同志，免得死了四十亿元没着落。」

「是的，四十亿元要紧，快些找陆同志来。」

半响，陆医生拿着药箱进来，摸摸尼古拉的鼻孔。用听诊器听听他的脉搏，摇摇头说：「没有脉搏，没有心跳，牙关紧闭，他已死了。」

只见那坐中间的同志暴跳如雷：「可恶！可恶！一贯对敌人民，最后还敢用死来逃避人民的审判，向人民政权反攻。把他的红袍除下，这是人民资产；把他的尸体抛入厕池化肥，每一滴的剩余价值，都要挤出来归还人民……。」说着悻悻不已，看见呆在一边的小明，截指骂道：「把这小狗腿送进监里，待还清四十亿元再送他劳动改造。」

X X X X。

「好小子，」基路叔拍拍小明的肩，「不要难过，这是黑暗掌权的日子，善良、仁爱、再不容许存在。你还有两个祈愿，快些说出，但愿你今年有个快乐的圣诞。」

「基路叔，幸亏你来得快，把我救出。幼时诗班到我家报佳音，那晚看见他们个个像天使，真是一生难忘。基路叔，我想去报佳音，叫穷苦人家有个快乐圣诞。」

「现在诗班很少向穷苦人家报佳音的。你既有心，无妨试试。」

朦胧间，小明觉得自己穿着白袍，像个天使，跟着诗班坐着汽车前往。只见那些诗班员，男的有的长发披肩，有的留着胡子，有的挂着耳环；那些雌的，有的擦着口红，裂嘴笑时，好像血盆；有的装着假睫，涂着青色眉膏，好像给人家打得一片青肿。一路上大家大说大笑，十分热闹。走过了赵长老、钱校长、孙执事、李老板、周医生各家，只见家家都是洋楼大厦，进到里面，灯火辉煌。桌子上摆满各种糖果、水果、水、酒，大家唱好

「听阿天使高声唱」，就大吃大喝一番，快乐之至。临出门时，赵长老、李老板还送着红包，作为诗班奉献。

当他们来到金牧师家中时，金牧师五位小姐头戴纸帽，做好各种化装，跟诗班合唱一首「平安夜」，然后金大小姐猛弹一首舞曲，诗班员急找舞伴，就在客厅团团转跳起舞来。

小明越看越觉不是味儿。忍不住了，他拉着那留着一撮山羊胡的诗班长到旁边：「罗拔！我们不到穷苦人家报佳音，这么胡闹，有什么意义？」

罗拔冷不防小明有这么一问，瞪大着眼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这是圣诞节呀！耶稣降世是为着拯救罪人，今天我们周围有千万痛苦人、沦落人，我们不向他们报佳音，领他们认识基督，只顾吃喝狂欢，有什么意义？」

罗拔着不禁冷笑一声，「他们痛苦，关我们屁事，谁叫他们生在穷鬼家中，」这时诗班员大家拥到，把他们围在核心，罗拔大声说：「我们要趁着今晚狂欢一番，你们说对不对？」

大家轰然大声：「对！今晚是狂欢节日。」

罗拔指着小明：「这位宝贝说我们在这里狂欢，是胡闹，应该到穷苦人家报佳音才对？」

「啐！」这时几位女的：「他热心就应该到穷人家报佳音，要跟着我们作什麼？」

「我认出他，」冷茜尖叫一声，「他在中国餐馆打杂，为什么混进我们诗班？快点把他赶出，否则将来传开出去，说我们诗班有人在餐馆打杂，我们可见不得人呀！」

「滚出去！快些滚出去！」

「你们安静点，」只见金牧师上前用手拍着小明的背，「你这青年人，如此热心，实在难得，可惜你走错地方。我们大教会要为有钱人服务，已经不够时间，实难分出时间给穷苦人家。需知穷人要服务，富人更要服务。从前我也跟你一样理想。去吧，愿上帝祝福你。」

小明踏出门外，只听见大门碎然关住。一阵冷风吹来，不禁打个寒噤，忽听见对面街角转弯处，有人唱着「平安夜」，小明暗自打量，是谁去那里报佳音，他想过去看看，走上几步，只见两个嬉皮模样的大汉，喝醉着酒，胀红着脸，两臂拖着两个雌的，蓬头散发，嘻嘻哈哈走过来。小明看见不对头，回头走避，只听见后面喝着：「活见鬼，往那里逃？」手中啤酒瓶向他飞来，小明一急，冷不防脚下一滑，向后就倒。紧急起来，猛叫「基路叔救我」。

X X X X

「小明，还有一个祈愿，你要我为你作什么？」

「基路叔，我的心好像要爆炸，我要大声喊叫。政治黑暗、社会败坏，连教会也世俗化，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？你可否让我站在讲台上唤醒群众悔改？」

「可以，只是我担心你今年没有快乐圣诞过。」

朦胧间，小明穿着牧师袍，坐在主席台上，原来这是个圣诞晚会。台下热烘烘坐满男女老少，等着看今晚演出的话剧 -- 浪子归家。

主席：「谨宣布圣诞晚会开始 。在没有演出话剧之前，请本会何牧师致词 。」

「各位，庆祝圣诞要纪念基督耶稣降世，目的在拯救罪人。..... 二千年来，罪恶的狂潮，日比日泛滥起来。人类像浪子一样，远离上帝，到外面飘荡，只寻求罪恶的快乐、物质的享受，已经落到与为伍的地步。人类的心灵空虚、道德沦丧，正像大饥荒的光景 迷失的一代 」

小明越讲越激动：「教会也走上浪子的道路，堕落、失丧。多少挂名基督徒，与世俗没有分别 。多少长老，假冒为善，与世俗同流合污，披着羊皮，去寻吞寡妇孤儿的家产 。多少牧师，也像一样，满口属灵，其实只是粉饰的坟墓，内面乃是死人的骨头 。他们只是一群绊脚石，他们不进天国，却把天国的门堵住 。」

「浪子们，赶快悔改吧！斧头就放在树根上，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..... 。」

那做主席的洪长老，听见小明越讲越不对头，就像专指着他，连忙上前把米高风抢过来说：「各位，我们的牧师今晚好像喝醉了酒，受了刺激。我们现在开始演剧。」

他们夹手夹脚把小明拖到台后。小明仍大声喊着：我没有喝酒，我没有醉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
这时有人端着一盆冷水，照着小明当头淋下：「看你还会不会乱乱叫。」

X X X X

小明霍然醒来，从床上坐起，摸一摸自己满头大汗，回想梦境，不禁自问，这梦是真的么？

强扭之瓜不甜。

周新义自从信耶稣以后，就立定心志，领人归主，要与大家共享福音的好处。

隔邻有一位李伯伯，六十开外，大家很谈得来。所以周新义把他当作传福音对象；有空就找他闲谈，最后仍然谈到信耶稣的事来。已经半年了，李伯伯在宗教信仰上，已经有很大的进步。可是当周新义要他到教会做礼拜，李伯伯总是很有礼貌地辞谢；不是说今天没有空，就是早有约会，否则就是今天精神不大舒服。

周新义很诚恳地说：「李伯，你必须上礼拜堂参加一次聚会，实地观察，才能够进一步明白基督教的信仰究竟怎样，否则门外揣测，总是无法明白真相。」

一天，周新义又是切切央求，李伯觉得不好意思，他只好说出实话：

「周兄，实不相瞒，我不敢到教堂去，实有原因。你们的道理虽然讲得不错，但我听说做礼拜是要捐钱的，这我就不能不考虑一番。」

「李伯，教会捐钱，确有其事。第一，教会为着要推广传福音的工作；第二，教会为着要办好慈善救济的工作。你看全世界到处都有教堂，传教士；都有教会主办的医院，扶幼、恤老、济贫的工作，处处需钱，这些就需要信徒捐献。」

「周兄，我听得还没有错。听说你们做礼拜，听好道以后，就拿着捐盘，人人要捐钱。听说有的还是先收钱以后才听道。实不相瞒，我一家八口，如果去做礼拜，当然也要个个捐钱，否则面子也过得不去。如果一个人捐一元，八人就要八元。八元对我来说，是三小时的基本工资，我必须捱了三小时的工才挣来这八块钱，这八块钱还是我家一日的菜钱。算来算去，信耶稣什么福气还没有得到，一次礼拜八元捐款，关系不小，这不是说我太吝啬。有钱人家，一千八百，等闲事耳；像我们这些升斗小民，却不能不精打细算啊！请周兄不要见笑。」

「哦！原来如此。李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我们捐钱完全出于各人自愿。我们教会在做礼拜捐钱时，主席还特别宣布：『捐钱是信徒的本份，未信朋友请不必参加』，因此你不必为这捐钱的事挂心。明天就跟我上教会，看看实际的情况。」

第二天，李伯穿戴整齐，就跟周新义一同上教会。李伯想，让我先去看看，以后才叫家人一同去。这是李伯小心处。

到了教会，恰巧那天是周新义担任招待，周新义安排李伯坐好座位，说声失陪，就到门口负责招待的工作。

李伯虽然是第一次上教会，但他眼看四方，耳听八面，紧紧跟着人家，只怕失礼。大家起立，他也起立；大家坐下，他也坐下；当大家闭着眼睛祈祷时，他也闭着眼睛，有样学样，有板有眼。忽然听见大家「我们」一声，好像呼叫口号一样，他心想难道教会也要呼叫口号「我们……」，其实大家乃是齐声说：「阿们」，李伯听错误会而已。

等一下，来到捐钱这节目，只听见主席大声宣布：捐钱是信徒的本份，请未信朋友不必参加。」李伯听了微微点头，心头那块大石便放下来。

只见有男有女，手拿捐盘，向听众收捐。这班信徒有的放上捐封，有的放上现钞，个个捐上，十分热心。霎时间捐盘就来到李伯面前，李伯瞧着收捐的年轻人微笑，那收捐的人也向着李伯微笑。不知是收捐人误会，还是新手没有训练，那捐盘就停在李伯面前，不

向前行。李伯一见，心头一震，那明明是等他捐钱。他连忙向口袋里一摸，摸出一张钞票，放进捐盘内面。钱一放进去，那捐盘就像车轮滴上滑油，又迅速地向前转。李伯眼尾一瞟，觉得他放上的现钞，似乎有些异样，连忙向口袋里掏出剩下的另一张钞票，真是不看犹可，一看几乎要晕下去。原来李伯平常口袋里总是折好两张钞票，一张一元面额，一张二十元面额，以备急需可以应付；刚刚他一时慌张，想取一元的竟拿错了二十元。等待看定，那捐盘已经过了很远，无法拿回。

李伯心有余痛，坐在那里实在无心听道，只一心怪责自己慌张，平白损失了二十元现钞。他再一心盘算，用什么方法，可以把那失去的二十元要回。

这时牧师讲道，指手划脚，会众聚精会神，可见讲得很不错。无奈李伯一心想追回那失去的二十元，无心听道；当大家笑时，他原想跟着大家笑，也无法笑得出来。

等下做完礼拜，大家起立散会，李伯也急急赶到门外找周新义。

周新义看见李伯，心中暗自欢喜，半年辛苦，现在竟领得他走进教会。最艰难是第一步，突破了以后就容易。

李伯拉着周新义到旁边去，「周兄有事奉商。」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周新义：

「周兄，是我一时慌张，现在我想把另外一张一元的换回。捐钱也要出于乐意啊！你们偌大的教会，也不在乎这二十块钱，对我来说，却是一日工资，损失太大。」

周新义听见，实在不知如何措置。他只好找牧师和财政商量。

商量结果，认为把捐款拿回，事无前例。而且是现钞，没有记名。将来此例一开，恐怕会发生混乱。还是那财政想出一个办法。

「周新义，请你告诉令友，就算他一次捐上二十元，以后二十个礼拜，不必捐钱，那么还不是平均一次一元。」

周新义和李伯二人走上回家的道路，大家沉默无声，好像空气就要凝结起来，还是李伯开口：

「周兄，都是我一时慌张，实在对不起。区区二十元，其实也很小事，等于不小心失落吧了！我想上帝也会祝福我，给我一个好机会，赚个二十元、五十元，都说不定。」

说得周新义都笑起来，虽然笑得很勉强，却也感觉得轻松很多。

X X X X

过了大约二个礼拜，周新义再找李伯谈谈。

李伯一见面就说：蔡道源介绍我明天到他们礼拜堂做礼拜。他说了好多次，我决定明天就到他教会去见识见识。周新义听见十分喜欢，他说明天我要陪你一同去，我还没有到过他的教会。

周新义为福音十分热心，前次因为李伯碰了钉子，他总是内心耿耿。所以他自告奋勇，陪李伯一同上教堂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帮他个忙，免得李伯初茁的道苗碰断了。

翌日周新义陪着李伯到蔡道源的教会做礼拜。唱诗、祈祷、讲道，一切如常。李伯因为到过一次聚会，倒也应付裕如。献捐的时候他也捐上那折好的一元钞票，平安无事。

做完礼拜，十二点多了，周新义作东请李伯到街尾的茶楼喝茶，一面是联络感情，一面也想听到李伯的感受。

李伯说：「周兄，我看这教会的信徒负担很重，刚才主席报告全年预算三万多美元。我看看，做礼拜的大约只有一百多人。平均每人每年要负担三百多元，倘若我全家来这里做礼拜，每年大约也需负担三千美元。信耶稣得福气，得的什么我还不知道，一年三千元损失实在也不少。李伯也不理周新义的反应如何，话匣子一打开，就说个不停。

「还有，我看看他们的周刊，财政报告，倒是来往清楚，可是他们把钱捐得多的就写在前头，捐得少的就放在后面，重富轻贫，我觉得这教堂铜臭味十分浓厚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周新义听了，说是也不好，说不是也不好，只好勉强点点头，表示无话可说就算。

一路回来，周新义心想要带领一个人进教会实在不容易，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借口，或者绊脚石。

X X X X

这事过后，大约有二个月，一天周新义放工回家，路上恰巧遇见李伯。只见李伯十分兴奋，拉着周新义的手：「周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再过一个礼拜，我们就再搬家到小石城去。我的女儿女婿他们住小石城，离这边八百英里路，二年来他们总是怂恿我们搬到那边去，一来那边市镇大，机会多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找工作发展比较易；二来女婿女儿在那边，地熟人熟，照顾也容易。近来他们给我们找好了房子，因此下礼拜就可以搬家。

「周兄，二年来在这要得着你很大的帮忙，真是远亲不如近邻；现在要搬离，实在也舍不得，希望将来有到小石城去，不要见外，请到舍下歇脚歇脚。」

周新义听见李伯搬家，实在也舍不得，他答应到小石城去一定去拜访他们。

X X X X

大约二年后，夏天，周新义到东边国家公园渡假，路经小石城，他按址找李伯，一方面探望老朋友，一方面也想再跟他谈谈信耶稣的事。

周新义到李伯的地方，只见屋里布置得倒是整洁素雅。最惹人注意的倒是客厅挂上了几幅画，中间横隔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。周新义禁不住冲口问道：

「李伯，你已经信了耶稣？」

李伯点点头：「是的，我们不但信了耶稣，而且全家都归向基督，接受基督作我们一家的主。」

周新义听了，喜不自禁，连忙冲前拉住李伯的手，感谢上帝大恩不迭。

「李伯，你什么时候信了耶稣？」

「去年秋天，屈指一算已快一年了。」

「你怎么相信，可否把你的见证，与我分享。」

「我信仰的过程是这样的。我过去对于教会整天『钱！钱！钱！』经济挂帅，我很不高兴。当我来到这边时，我的女婿女儿是这边一间教会的会友，他们很热心，女婿还是那

边的执事。当他们要我们去聚会时，开始时我实在颇具戒心，可是碍不得了情面。当我到那边听道时，他们没有提及钱；做牧师的把神的救恩，讲得十分详细，叫我听得明明白白，我就这样相信了。」

「李伯，这个教会是不是不讲钱，信徒也不必奉献金钱？」

「周兄，他们没有讲钱，可是当我们明白神的爱，明白信徒当尽的本份，我们便自然地自动奉献金钱。正如加利利海，水满了自然向流下去。说也奇妙，从前想起教会捐钱，内心实在有些怕；等我得救了，却自己乐意奉献，我们全家人个个都乐意献上收入的十份之一，你说希奇不希奇。」

「李伯，你们全家人都奉献十份之一，这实在是神在你们身上施行的大恩。」

「不但如此，前几天我的小儿子他还说，我们奉献十份之一，是旧约的要求；照新约来讲，应富完全奉献才对。因为主耶稣祂是把一切完全赐给我们。我想了再想，觉得他说的有理。因此我祈祷，求主教导我，晓得在奉献的事上，超过十份之一，得着神的喜悦。」

「李伯，你的见证实实在叫我听了大受感动，从前提及捐钱就怕，现在却乐意更多的奉献，你实在进步得快呀！」

「周兄，从前是教会要我们捐钱，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，得救不得救。强扭之瓜不甜。现在是我们明白主的爱，自动自发，完全不同呀！」

周新义听了李伯的见证，大受感动，他觉得面前的李伯，分别不过二年，他已成长为一位属灵的大人了。